北山文集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山文集

（五）

鄭剛中撰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落職宮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積爲大戾罪動神明姑示小懲慈猶父母念省修之已後徒感涕以何追中謝伏念臣植根奇孤托迹寒遠官箴初服天陛薦温坤維分寄闢之權政殿竊崇資之寵曾微稱塞動輒妄迷是宜溢慕之法用於滿盈之罰捫心刻責糜軀豈復可文伏地震皇擢髮皆其自取雷霆之上斧鉞猶輕敢期聖度之私曲付鴻恩之內乾坤善貸螻蟻俱全此蓋皇帝陛下愛本堯仁明齊舜哲法同繩墨示一世以無偏之平惠比春陽開萬物以自新之路再生之賜過望若驚臣敢不痛悟前非恪遵古訓第惟晚節莫知報答之辰所假餘年盡是省循之日

謝宮祠表

罪重責輕既居善地命微恩大更畀貞祠竊慶餘以兢慙捧訓詞而感涕中謝伏念臣妄窺糟粕久困膠庠偶脫塵埃遽依日月寵優而實無以稱福過而災亦隨生夙夜惟寅言行相失風雷在上震懼兼謂其必當父母雖慈容忍未聞其及此初蒙混貸默契隆私肅遵去路以兼行愈覺此身之負國嘗收危魄恭投循省之誠忽聽郵傳祇拜矜憐之告逡巡自失跼蹐靡皇此蓋皇帝陛下德邁湯文性同堯舜簡易而攄大要高明而建中和稱物平施自有至公之度容光必照尤通在下之情包此罪愆賜之寬宥臣敢不

靜修往行仰戴鴻恩軀或可捐誓竭區區之志天何以報惟知蕩蕩之仁

到封州謝表

成法□投憲網□□大君善貸仰戴仁天念孤恩至此以何追雖流涕痛懲而莫及亟收危魄祇拜温詞茫然晨夜以奔趨惟是寢興而震悸中謝伏念臣桑榆得路韋布起家遭逢盡出於聖神報答不忘於頂踵而臣取窮有道召禍無門心思暗以昏迷祿食浮而取敗敢效愚之勿勉寔體國之未知違戾彌年含洪有日彼天視履既招盈滿之祥惟道平施宜正偏私之罪雷霆所過斧鉞猶輕陛下以仁爲恩朝廷於帝其訓百惡俱宥一切優容全收震曜之威止從輕典許集傷殘之氣再保庸神無所糜軀惟知頓首此蓋皇帝陛下功高治古道契格王體簡易以示人象著明而在上訖內外不曜於咎大德曰生無隱微不得其情容光必照自詒戚者亦惟教之致此妄迷仰蒙全貸臣敢不熏心知懼伏地省非靖惟積沴之身遠傾葵藿獨有再生之賜難報乾坤

缺題

積戾孤恩上誤朝廷之託藏瑕薄罰仰知堂廟之慈感雖無窮言則有媿伏念某學不聞道仕誠爲貧一辭州縣而來便冒清華之選西南之役委任所專久知庸凡當致傾覆蓋寵優祿厚豈虛食而無災且識闇智昏必迷津而失據咎皆自執過莫可文省循內願於洒心釁累奈何其擢髮理難從恕望豈圖全顧於寬大之條已絕覬覦之念協同論議贊成元化之功運動樞機溥施皇慈之澤此其爲德非所敢忘茲

蓋某官識洞古今。才兼文武。智圓以靜。氣正而溫。深閎善藏。久蓄發揚之道。順流沛決。是皆平素所期。夙高忠厚之風。旁借孤危之勢。致茲罪廢。今獲保全。某敢不拳拳服膺。旦旦思理。借書可讀。益求爲善之心。窮巷卜居。不替依仁之願。其爲感懼罔既敷陳。

回朝提舶啓

某猥承台睠。枉墜雲絙。以一時選簡之賢。分二廣專司之寄。方光華之特異。豈枯瘁之敢通。諒體堯仁。錄此省愆之意。故矜楚繫。忘其罪戾之因。曲借温辭。遠形高誼。某自蒙寬典。盡識前非。獨念散置之非員。罔敢駢封而上記。中懷微布。短楮嚴題。掃篋笥以無塵。謹藏珠玉。望旌麾而寓跡。如見帡幪。伏冀仁慈。有以恕察。

擬賀發解舉人啓

明詔搜賢。趁槐花而獻賦。有司造榜。先桃浪以開程。伏惟懽慶。解元稟賦已精。磨礲云久。已於秋漢。快觀犯斗之雄。行即春風。必覩化鱗之異。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五

周易窺餘序

窺餘。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心志凋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兒童輩有問。寖就荒唐。無以對。故取平時所誦。今昔易學。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爲作。所爲名。序之所爲縷縷也。伏羲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輩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楊雄謂文王。攷爲神農之說者曰。耒耨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益。取諸噬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蓍。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蓍猶在六爻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夬。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畫卦。又爲重卦。文王爲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爲十翼。周公爲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爲之。舉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已。要是指適相勝。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爲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文在羑里。無自謂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爲明夷。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馬融、陸績、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彖繫必文王所爲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彖。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

與夫子所爲彖辭自不相礙范謂昌誤疑乾彖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爲彖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彖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爲十者穎達主之以彖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爲十者胡旦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彖分上下旦說爲勝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爲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予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易曰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足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子爲書爲象乎爲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予窺餘所不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爲易傳朱震子發又爲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之奧爲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

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自爲篇秩。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於當爻要之取古本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聖人之旨。未大悖也。併見於序之末。紹興壬申正月旦。觀如居士山齋書。

左氏九六編序

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爲二十有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摠三十有七卦。蠹凡兩書。予志欲集爲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晝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法。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幷逐宮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編。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陽。會及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經史專音序

凡字書一音者。韻略科以四聲。各從本韻。用之無疑。自一音以上。韻輒圈之。附圈者。皆字之有他音者也。甚矣。他音之多岐。而專音之易失也。後學狃於傳誦。初或失眞。場屋之間。迫於晷刻。義復不審。往往謂圈

字可以通用而不知六經百氏固有專讀之音誤取謬用所不能免予病此近爲旁通書取音一以上經史有專音及名物定號不相爲用者標於上而以又音繫其下訓釋可以發明者疏于後本字外事實可以資益者幷載之蓋簡而易見辨而可守也惟是韻略音注比釋文容有不同而予於圈字其去取亦各有音別爲敍例附序之後通號曰經史專音凡五卷陸氏有言書音之用本示童蒙予爲是書考據不能周盡其於示童子也庶幾焉爾紹興十九年十二月日觀如居士序

達嘗編序

不知病而投藥非藥之失用藥之罪也寒温達性佐使非宜此方之失亦信方之過也已巳以來憐予病者既分以藥必授以方所以體朝廷好生之德保全瘴癘之身仁亦至矣近取所得方集而編之是皆用而有信非所謂未達不敢嘗者也因號之曰達嘗編紹興二十年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畫記

紹興丁卯承乏坤維嘉州僧鬻舊書畫於益昌有絹畫渡水羅漢一軸絹長二尺許中破半幅爲之云是孫太古筆太古固蜀人然以素不知畫其眞僞不能辨但用筆簡易鋪次有倫頗似善作五言絶詩者篇小而意足如所欲價售之事外或觀書少休必取過目如是逾年越戊辰晝隨余歸東陽遂亡失居閒處獨念之不能忘因志其大都于此十六尊者行臨清流立盂中者一人置杖於水履其上者一人背負錫杖而涉者一人將濟回顧者二人脫履就涉者一人坐而舉足欲脫者一人笠首後至者一人溪之前

則坐石上語者二人旁立一人濯足浣衣二人浣已以衣置木杪者一人舉手招未渡者一人人物不及寸而相貌衣服竟輒無一同嗚呼爲此者可謂能矣嘗觀韓退之古今人物小畫記謂在京師與獨孤申叔彈棊勝而獲者後至河陽以示趙侍御覺其感然若有所感問之則曰手所摹也亡之二十年退之舉而贈之予伯祖中散公敏甫慶歷間仕宦于蜀至今其家有花木翎毛皆當時所得趙昌輩名筆竊自念素飽西南近七年所收畫惟此半幅雖無侍御手摹之勞然易以善價較之彈棊而獲者猶愈爾特不知能再遇乎不也爲之記敍時讀之如見畫焉

三硯記

筆硯書生進業之具予自幼年玩之今六十三矣硯大槩合記者有三崇寧間先子掛冠歸自長沙不一年棄諸孤家四壁立忍飢爲學不敢荒嘗鑿堅木用以當硯一日於敗墻土下得折足硯一枚濯滌視之蓋歙石也紋如瓜子殆是百年瓦礫間物由是攜入舉場踰二紀大小凡百試紹興壬子以奉大對所謂悲懽窮泰未嘗一日廢其用者後省親旁邑弗以偕行偶里中盜起居人竄伏還則硯亡矣逮乙卯官永嘉或貽以紫蓮葉琢小而肉琢謂是觀音石石初出永嘉而知者猶少質比端溪之良潤微不及丁巳以後之省之寺遊祕館登曲臺奏論訂議無不與俱辛酉冬相隨使西方至房陵臥病郵亭中瀕死後雖得生恍惚健忘硯失所在予亦留師坤維越己亥又得武昌陶硯狀如風字宜墨可意不減前二者或誚以愛惜過厚予曰適用者貴唐賢所用大率皆陶也檄置兵伍書判刑殺應對酬酢偕在邊塵間者首尾六

年丁卯冬奏事道次武昌以曩惡暴著上寬恩令食奉祠祿於桂陽又與偕往戊辰秋因事復遺失之自桂陽移景陵由景陵南至嶺外二年間雖無文字可用而筆墨遂無所歸赴近又得一焉名曰玉斗衆謂下巖佳品而予不能辨也嗚呼孰謂得喪去來無數也哉折足之歎以盜亡永嘉之蓮以病亡武昌之陶以事亡予累硯耶硯負予耶顧今老矣爲玉斗者止用以疏周易寫維摩經不敢極汝用以磷汝德能與予相終始乎誤墜而毀予當懲元賓棄予而往汝亦勿有三硯之負

石花記

南海島嶼水濱有石敷腴而上融結葩華者俗謂石花聞之老人其根附土石之間莖高不二三寸則散而叢生細管交合不可枚數其狀不一而大體皆類於芝至或圓根蟠屈鱗紋隱起時有若蛟螭然者扣之琤然有聲謂是海潮嗽齧岸石久而成此於理或是以予觀之鹹水浸淫既久石皆銷蝕所存獨其筋骨輕沙蕩漾至上留積附麗因其脈理遂成條達之形其質脆而不堅燥而不潤色不能全白蓋沙土之性在也紹興庚午遇一本於封州審其生出如是政和壬辰予偕里人章少董之邵以鄉書西上少董篋中櫝置一物護之惟謹一日強請出之少董曰此琅玕也上世所愛重將攜至中都更求識者觀之予時少年不博物但嘗爲少董言郭璞謂琅玕狀似珠若不相似然越明年少董登科予懷書東歸不知其詳後聞嘗持入相國寺觀者聚首信者多疑者少或曰琅玕雖叢生乃崑崙木之似玉者紺碧而高大與此絕異少董則未信也以疑藏之按今所見蓋石花也嗚呼物之眞僞顧豈易辨哉夫柳子厚之賈鞭則是有

心於飾僞。今此石初不以僞欺人。而人自不能識。坐不識故。雜然稱珍。使得所遭。則其定價何止於鞭乎。因敍石花。併記于此。

擬生祠記

君子之爲政也。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言曰。君子寧久於是。增秩賜金不足報。璽書必召而入。吾邦既借之不留。丐之不聽。則君子之顏色。便如景星在天。不旦暮可仰。去思之心曷依乎。此生祠之所爲作也。雖然。生祠於古有之。後世行之。獨不可以勢力求。亦不得以謙遜避。蓋一方之誠意。士民之所樂爲者。某州孤壘于二廣之間。地狹而瘠。丁疏而貧。幷所治縣不千里。守土者謂無財不可以爲政。或苟且歲月。付以凋敝。終更善罷。則回首竊喜。謂之脫去。士民之病。所弗顧焉。紹興某年。某官至府。下車。慨然歎曰。朝廷以郡紱加我來。是雖小邦。豈不足以爲政。儻以異時所以奉太守者。悉以奉公。所以取民者。猶取諸己。則郡或可理。於是詢訪利病。守以清約。倉庾門舍。摧圮甚者。則斥廚傳之費以經營之。賦入之外。一錢之用。一日之役。弗以征也。經界法行。戶部以土色稅版責乎郡縣。公先甲而戒。周密簡易。吏畏事集。率先一路以稅書版。民無爭者。黃堂下簾。白日無事。時詣學宮。見諸生。告以聖主樂育教養之意。俾自修飭。士咸趨善進業。彬彬然日入于盛。于時公之爲政已逾年。蓋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有言之日也。祠之建于泮水。所謂不得以謙遜避者。其公之謂歟。公諱某。字某。登某年進士第。某也承乏教官。所見聞爲親。敢撫實于右而刻之石。

草亭記

觀如所僦蒙氏半宅。四向止於壁。累月之後。主人謂予。墻敗不相疑。衆過不見竊。可與爲鄰也。又輟屋後三椽。幷西壁外數丈瓦礫之地。俾得營葺。庚午春。取後屋加窗牖。爲山齋。其多窖藏瓦礫。因立小亭其上。深廣皆一丈二尺。覆之以草。亭成。愚甥楊故達請命以名。予曰。城外草徑。縈曲里餘至吾居。主人元不以草爲廬。疏瓦不相銜。仰見星日。風雨之所漂濕。懲其陋。故是亭用豐草覆之。吾盤薄俛仰。既無準易草玄之宅。幽閑婉雅。又無池塘夢草之句。齕草飲水。方見眞性。而此亭不甓不瓦。無丹無艧。每旦臨之。閱義經一爻。閒以蓍草。考前愆。加深省。或讀黃帝書。辨金石草木之毒。以養其身。詠詩八之什。觀鳥獸草木之名。以廣其識。亭之下。雖無杲之之榮。而夜雨亦可剪。無凱之之竹。而酒尊亦有陰。自蔓草不留之外。其餘抱寸心者。長短高低。聽其自綠。草屨往來。日涉成趣。雨餘遠望。動搖春風。則煙草極目。蓋亦草創而有趣者。旁舍皆草茅寒士。時至亭上。問經義。說田畝草萊間事。懽至則草飲至暮。每事草草而止。惟是罪大恩深。結草願報之心。登吾亭者皆所不知。汝問亭之名。具紙筆。吾以草亭命之。

衆美堂記

衆美酒名也。僦破屋三間居之。而堂云者。蓋假堂以足名酒之意。亦猶行腳僧。而自謂有彌勒樓閣也。予飲酒少。而性喜飲。知友憫憐流落。或遺酒以溫其無聊。卽以一甕雜貯之。辛平甘苦。集諸家之美。混爲一味。此酒之所爲名。嘗觀坡老書東皐子傳後。然後知事物多寡之理。未有不相爲乘除者。坡在惠州。曰南

雄循惠梅藤五太守。時時送酒。坡又自釀。率用米一斛。得酒六斗。予之居封也。日買米以炊。無餘粒可釀。德慶梧賀三太守。遇新酒熟。冬歲節則以酒相及。廣帥忽然及之。而不可計爲常數。比坡酒少矣。然坡閑居。未嘗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較東皐日給三升。自謂日飲五合。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予則無是也。杜門幽屏。客視予如棲苴之寓。西江雖相值。不以爲情。至野人道士。予視之則又驚麕駭鹿之若。俱不可得而飲。予盛寒之日。其所自飲。又不過一盃。是用酒之數。比坡亦少矣。豈非相乘除之理在是耶。書生窮餓。較量及此。眞可一笑。書以爲記。使後人讀而笑之。

記硨磲盃

坡蘇居海南。盡鬻酒器。以給衣食。餘一銀荷葉。工製巧妙。心所甚愛。獨存之。予初抵嶺右。於桂楊經營。得鐵杯十隻。豈復有銀荷葉。視坡蘇益貧矣。後三年。親識憐予飲雖少。而不可以無酒。前後贈杯。累三枚。皆海螺類。內一枚贈者謂是硨磲。色白而質堅。予固硨磲領之。然考說文。硨磲蓋石之似玉者。今杯乃蚌屬。非石也。知杯者謂其材出朱崖。非廉州匠不能治。取材者不於山而於海。得之則曰硨磲也。隨材之小大、方圓、瑣細。但其形似某物。則廉人取而就之。器成則又曰硨磲也。得名固矣。封州太守趙子禮嘗酌予以硨磲杯。比所得長闊加倍。肉理細膩而明淨。特異。要之非石也。瀕海人皆曰硨磲。予其敢獨以爲蚌謾記于此。以俟識者。

記白朱砂

封有民郭生者病寒瘴治久不愈氣血凋耗日覆重衾壓以銅錢五千重僅免振掉客中無晝夜然火不知温蓋垂死矣有道士過投丹一粒不移時病者令徹錢不用又少頃去火翌旦再餌一粒起而食飲如常或問藥於道士道士曰此白朱砂也方可得乎道士笑而不應予去年來自湖北隨行僮三人瘴殺其二餘一人汪舉雖脫命鬼手然毒疹不去氣血之枯大率與封民無異宛轉從道士得一粒親手投之踰夕而蘇太守趙公元信一日欣然謂予曰道士肯以方授我矣如方治藥藥成吾家有喘滿病彌年者試以投之喘隨藥定欲再煅一爐願得公證明予許之而往觀焉自旦起火抵暮火盡鼎冷藥色如雪相與滴水成圓若珠玉之走盤又經數火益晶明可愛嗚呼異哉元信處心忠厚視人疾病如痛在其身今得其方甚眞豈天以活人之功畀之耶雖然世固多異病亦未嘗無良藥藥當病則足以起人死良藥誤投亦可以傷人之生願公祕方愼與□之藥者必告之曰汝所苦如封民則吾之藥爲司命矣

題靈寶集後

傳道靈寶二書正陽純陽二眞人相授之筌蹄也其間用字重複或淺俚及儻恍近怪者則流傳之誤好事者之所增益至其論乾坤之闔闢陰陽之陞降日月盈虛五行消長與夫形色氣數配之在人推以在萬物者皆精深妙密纚纚然蓋古之能言者也或問書之指歸何如曰眞有道之言可學歟曰可孰可以學之曰如純陽眞人者則可以學之然則世安得皆眞人人眞矣何待於學予曰不然僊不可以一日能也洒濯凡骨變其庸神內外如冰雪與天地之氣相流通昏旦晷刻不揆測而契姑遊戲此法則猶等級

而升堂。無甚難者。有如未然。欲以三百日致還丹于黃庭之下。不已愚乎。彼先達故相問答者。所以啓人爲善之心。救人逐物之失。但其說恍惚變化。不可求索。似易也而難。似幻也而眞。示以有。則一法必陳。忽化爲無。則萬塵俱掃。非知道者未易識此。漢武帝英傑蓋代之主。留神縹緲。盡致方術之士。無所得。則尋安期于海上。僊而可學。帝何至是耶。初平兄弟。起臥於羣羊羶膩之中。赤松父老。蓋僮視之也。羊既化石。相顧一笑。騎鶴鹿以偕去。此豈一世修行人哉。予于此書。非欲取鏡中花。水中月。惟是寶隨珠而不彈。臨屋漏而無愧者。實有志於學之。

可友亭記跋

予丁未歲作小亭于舍西。與山名四尖者。正相對。亭四柱。南北可坐二人。其前桑柘蔬茹。雜以桃李。後則梅楠松柏。黃楊篔簹。小徑紆曲。與永慕亭通。蓋太夫人棲眞之隴也。布衣時。每汎掃永慕。徘徊既久。則攜書至亭上觀之。空翠蕭森。山氣連接。禽鳥自在。聞其聲而不見其飛。往往忘言自得。竟日孤坐。家人求之。復懷書自木葉間出。是時能文之士。以詩相貢者近百篇。里人待制潘公義榮一詩。尤予心所甚愛。有意掛冠得歸。少加增葺。以遂餘志。近聞義榮已下世。予復身在萬里。詩亦散亡。今無乃使西山有索居之歎乎。因追省舊所作亭記。幷錄義榮詩於此。用以自慰。（記見初集）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愛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太白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閑。躬耕自樂園圃間。開軒容膝日寄傲。坐對崇巖峯律之。西山蒼翠如堆玉。松奏笙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

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唾面眞小兒。翟公署門良可悲。悠悠權利悲一世。樂哉此友誰能知。鄭侯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著我成三友。

人面竹說

嶺南以人面竹爲拄杖。蓋竹之奇也。其節疏密不齊。密則節相去不以寸。前平後擁。擁處傴僂下向。類人之背。平處上方下銳。類人之面。竹由是而得名。予始見之。謂如顧凱之所譜簏簹者。是必中實。偶有折杖。剖視之。其心洞洞然也。嗟乎。竹類人之面。而人不類竹之心也。人心不同如面。謂面之生不一。而人心隨之。今竹之面如一。其心之虛亦如一。過人遠矣。夫具耳目口鼻之用者。必謂之人。而其心或非也。人面而人心者固稱矣。人面而心不然者。果人也歟。竹無耳目口鼻之用。偶以體似。故人面目之。曾不知中虛且直。心與面如一。彼非特人面而心亦人矣。世必有人其面竹其心者。吾謂之君子。

學如不及說

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目繫心思。雖已眞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有所謂不及者。日月在漢。丘陵學山。此所謂不可及也。遺一簣而終輟。忽九仞而失泉。此所謂不及也。人之於學。如登天乎。如學山乎。曰不如是其難也。如是則不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爲難。則終輟失泉之患。必在其後。怠心乘之。而吾之于學。果不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肯以爲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不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至於畏道而不求。亦不至於

忽道而自息夫子大聖人也其爲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云爾所以爲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顏回而回猶瞠乎若其後者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第猶有自棄願息者學之爲道嗚呼其難哉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六

筆格銘幷序

所僦蒙居溝中有斷石數塊蓋其家爲山之廢也一小石橫不四寸有尖三起伏洒濯土壤置諸几案用以格筆且爲之銘曰

質不韞玉使潤而生輝器不爲硯使磨而不磷因形近似予得取用之實汝之病然方駕則管城居士之所憑接坐則子墨客卿之與並較之雜斷甓於溝中汝非不幸

硯銘幷序

玉斗硯得於艱難之後恐或損失不敢日用窗明意靜時出而寫周易謹爲之銘曰

實資汝堅用利吾墨彼舌者筆爰闡潤色咸汝德堅久而或磷利甚反賊禿舌勿吐爲過其則汝其嗇

自贊

咄咄斯人來從何許耳目周圍手足備具孰爲汝塗塞九竅顚倒昏癡懵不通乎世務官窮職峻虛譽暴集觀者稱贊汝初不知其由福過災生萬罪矢發觀者恐怖汝亦莫知其故詢其鄉勿省桑梓問其年不記寒暑訪其昆弟妻子一笑解頤扣其禮樂詩書一辭不措豈天子所謂物怪者是乎其僕從旁而言曰赤松之鄉谷口之渚天聖後有以文行號滎陽先生者乃斯人之父

贊所傳神

是耶非耶。爲此人者誰耶。面之是否。自不能識。中之類不類。吾豈得而知耶。天地間有所謂長物者。我也而耶。咄。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而贊之。

端嚴淨妙。具慈悲相。廣大智慧。具慈悲心。菩薩之心。如月在水。水性無邊。照亦不已。我同衆生。恭仰相貌。誓同一切。行菩薩道。

函鏡如書帙號曰觀如。編題其首以伽陀。

如謂夢幻泡影露電六者。六物如人。人如六物。彼此相如。而衆生不作如是觀也。觀如居士說此偈言。箇中三業身。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無有眞實相。是諸六物者。衆生悉如之。以實諸有故。遂隨起滅中。我今於諸有。不起空華見。普願同一切。常作如是觀。

宣和丁酉。太夫人終天。墓廬中讀金光明經。見摩訶薩埵投身飼虎因緣。嘗以頌贊歎之。紹興庚午臨封。又得是經誦讀。復成一偈。前誦見初集

虎有爪距。如刀兵利。佛豈欲人置身其喙。惟見前法。懽喜怖畏。猛火銷金。觀汝難易。大慈悲父。持戒定慧。作汝津梁。無有障蔽。瞿夷非虎。寃親無異。虎七子者。比丘等是。

海濱石。有根莖而生類於芝者。俗呼爲石花。已爲作記。今日敷設花座。嚴置淨室。普奉十方。用結山

齋淨緣。爲此偈曰。

幻化無窮。天巧難覩。諸香妙華。種種呈露。都隨春來。亦隨春去。繽紛顚倒。與空同處。此華希有。周流四序。雨風霧烟。盈虛朝暮。以何因緣。其體堅固。無顏色染。無開落故。

最樂居士。一日舉兜率說和尙話頭云。撥草拈風。且圖見性。只今性在甚處。既得見性。便脫生死臘月三十日。如何脫得。既脫生死。便知去處。眼光落地。向什麼處去。觀如居士戲作伽陀云。

莫疑慮。莫疑慮。順風開帆逆風住。要尋路。要尋路。直西須向東門去。但看枯藤倒掛天。山前幾度三春雨。

趙元信近來得小鬟歌曲。便須熟寐。此還是有所得否。予戲成此偈。

清歌聲裏便高眠。古老詩中借一聯。猿抱子歸青嶂裏。烏啼花落碧巖前。

相識惠菩提葉燈。戲爲頌曰。

我有菩提燈。常照虛室內。不用菩提葉。煩他巧裝綴。是燈無晝夜。光明遍沙界。癡風吹不滅。業雨漂不壞。君如亦須此。市上實無賣。歸向佛堂中。恐有一點在。

臨行小頌。別見春淸淨二老。

不在四旁。亦非中央。箇中生出老村漢。看盡桃花歸故鄉。

又一頌。別趙使君。

元從箇中來。卻從箇中去。雲月團圓印海空。此是人間端的處。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七

擬墓表係書記

滎陽氏五季末有自閩中避亂趨浙東者一族居婺之金華今爲拱坦鄭一族居衢之西安今爲石室鄭拱坦有諱百藥者生三子曰克從克允克明後枝爲東西中三派克從有子曰詳以進士官至朝請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克從亦贈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東鄭也克允有子曰諮累貢禮部不第克明有子曰誥進士特奏名不顯故西中兩鄭凋落不能起先生蓋府君諮之子西派之厚德君子也諱某字子憲生于天聖辛未七月二十五日某甲子卒于崇寧乙酉十一月四日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五嘗主衢之汲縣岳之平江潭之湘鄉簿由湘鄉陞爲醴陵縣令由醴陵致其仕得承事郎娶盛氏男子二人長曰某次曰邵老未名而卒女子二人長適申屠晏次適楊某皆同郡士先生有容止美鬚髯眉目如畫未冠時入太學賦清微之風養萬物名稱大振林希自以爲不及文忠歐陽公以禮延致謂□秀傑後累入舉不第元祐戊辰始以特恩調官非其志也先生既遊學悉以家事付兩弟生理大賈丁母太夫人方氏憂毀過垂死祥除糜粥不贍爲近寺僧所憐分飯食之年且五十始娶盛氏盛夫人竭所遺嫁俾圖溫飽先生輒取以遺其弟或誚之則曰人患不義而生古無貧死者遇大寒獨處一室竊竊誦書夫人往窺之多見其單露凍慄問衣之所在則曰解付某人矣率以爲常歷四任口不及人之臧否至其談說今古論道理則衮衮成

文方其俛首小官不見喜怒有加謗嫚者先生受而不拒其在湘鄉洞蠻寇邵州朝廷出察訪使者湖南北兩道安撫使交兵以進期會旁午先生事至□辦疇賞第功同列或攘取之先生與而不爭掛冠之日醴陵士民相與言曰鄭大夫貧無以歸各致厚贐先生中夜拏舟去一錢不取至鄉無屋可入從族人借環堵之舍編竹以居時年七十四每歲時祭享見其尊夫人畫像必流涕俯伏移時顧謂其子某曰吾以不自振耀使吾母半世桑苧與辛苦同盡茲爲大痛汝勉卒業求富貴他時無寒瘁汝母如吾母也乙酉冬三日飲醇酒觀圖畫夜猶讀細字書翌旦如有所不樂盥濯正衣冠以逝有詩集二十卷山谷嘗詠其看書就日影對客避簷風及酒量晚年終是減花天雨意自然多之句曰平澹不刻削雜置古作者中未見孰先後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戊子春三月十六日甲子始克葬于東陽鄉官田山祖塋之側某復窘窮勢力未足以得鄉大夫之文以銘諸幽宣和戊戌予始得以先生之盛德表於墓上而繫之以辭曰

先生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及其死也所存者厚德清名而已以此易彼端不磨滅

某宣和間嘗擬爲先公墓表竊紀潛德之大槩以俟作者待制潘公良貴一日探篋見之歎曰上世委祉于後者如此其深君其愛重後十年某叨取科名紹興壬戌以端明殿學士繆當坤維寄閫越乙丑進職資政殿恩寵日隆材力寖敝念一旦顛仆則先公幽宮未銘之恨必抱以終天丁卯春叩首致書潘公曰惟公鄉井筆硯之舊知某最深今茲名位踰分滿盈之禍恐勿克逭官田之山松楸拱抱而下

無信後之碑。先公所留詩文二十卷。又悉因盜火化去。其何以流清芬於永久。竊名賁身。日復一日。榮不蓋痛。公幸憐之。賜以大筆。表之墓上。使他時不肖孤骨朽。而豐珉不壞。則存沒之光。不一朝夕止。敢狀以請。公報曰。先中奉長者之聲。人誰不聞。文字其敢輕道。然念禍慶山先人之藏。亦未有銘。非公無所託者。祿食迷誤。茲志往來于懷。久而未敢有言。讀來示。榮不蓋痛。不知涕淚之橫落也。耋是二老人之遺美。當互見吾二人之手。此非陋今日所以不得辭。曰先王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與夫以彼易此之句。使良貴竭精盡慮。未知於此語上。更能少進否也。報至未幾。某以罪惡暴著。物論勿容。上懷不忍。止放南裔。年餘。待制潘公亦已傾逝。嗚呼。我之所以託公。公之所以屬我者。皆不遂矣。竊伏自念。衰瘁餘生。裹以瘴癘。其何能久。謹錄始末。以付後之有立者。

祭邢商佐文

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吾有女爲公冢婦。女有子實公長孫。數年之間。隨我萬里。每書須百日乃傳。公家雖倚望婦孫之歸。勢未能也。去年秋。某與累偕出峽。至鄂。以罪獨之桂陽。婦孫各隨其母。某出門。謂糟糠曰。到鄉稱力遣女。即命其往見廟。拜舅姑。外孫已八歲。意趣類成人。婦攜以歸。商佐當少慰意矣。嗚呼。豈知吾爲此言。而公之易簀已七日矣。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公病吾不赴寢而問。公死吾不臨棺而哭。吾女之歸。公不能坐受棗栗於堂。吾外孫不得扶公之膝。受城南讀書之詩。衰衣練服。號呼豆觴之前。而商佐如

勿聞也。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夢幻泡影。達觀不認以爲有。未能忘情。則親戚安得不以爲悲。然公諸郎自晦以下。相次以立。其事母孝。比父存有加。公之猶子。肅睦而勤幹。晹晦等手足。若九原回首。可以無恨。某也登高而酹。涕不隨風。書以遣辭。哀感可寄。靈其鑒饗。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回肇慶倅黃魁

某官學冠域中。名滿天下。雖步武玉堂。今已爲晚。然猶迂回外郡。豈睠注特異。晦其光者所以遠其用耶。卽有殊恩。徑登近密。衰朽者尙幸見之。

又

某頃者。瞻際英範于一日。而暌闊之恨。抱之十五年矣。謹俟羽儀騰上。用稱名實。卽馳書贊慶。且料嚮往之懷。不謂退然自處於恬靜之中。而區區之跡。旋以罪戾纏裹。書記不修。寢興莫問。因循以至于今。盛德高明。有以照察其心否。

又

某戊午年。以考工部兼右司。因職事暫寓天竺時。如象罔隨羣同有得珠之譽。竊自欣幸。越辛酉出使西南。又明年。留師自是渺邈一涯。名姓不至於几格之下。念之嘗負負也。高誼不忘。過蒙省記。言之慚懼。

又

黃柑建茗。頒貺極珍。瘴烟中有此秋色。如一到洞庭也。小團猶是疇曩天上見之。不謂今而得此。佩奉情睠。言其可既。數日體中小不佳。老眼眩霧。書字不能楷。更惟台察。

又

某方約蔡簿臨行。爲取書呈達。書欲付而陳承務來。復領貺示。就聆卽日台候萬福。不勝感慰。端石又荷尋致。屢拜嘉賜。尤極愧悚。硯不以眼爲輕重。第說硯者謂石老則無眼。嫩則眼多。嫩與老以眼辨。又下巖所產。眼綠而精明。他巖雖或有之。不及也。正如火黯熨斗焦之類。雖是石病。要是他巖石則不得有此。說之信否不能識。謾書以贊。石工率易。皇恐區區報謝。言不能盡。

與蒼梧陳簽

久不瞻晤。爲懷可知。枯冷杜門。無從修問。全恃孚照。不以爲尤。高才淹泊。備見靜養。不擇事而安。政所以資光大。惟自珍護。以對來休。

又

中間旆從道江西。高誼肯過其門。幸矣。而蒲柳衰姿。望秋懷病。已恨不及迎肅。八月二十五日。遽被專帖。委曲周盡。若奉顯人循省之衷。惕然憎愧。莫知所以蒙也。孫兒雖嘗率易稟敍。益以涜犯爲媿。久欲裁謝。鼸敝未能。茲因順風。敢布其略。

回胡提舶

欽惟提舉都運。培積官政。紳緌有光。茂植嘉祥。譽望增著。疇曩願見。且不置。宦遊南北。未遂參際。今茲使節在望。而某也懷沁囚山。不敢與士夫通名謁史。中有愧恨。非言可陳。尙冀高明。賜之照矚。

又

某屏伏遠裔。無所聞知。獨士民頌贊德政之聲。雖深山赤子。每竊聽之。謂敏肅廉平。非但洗萬舶累年之習。而生養安居。皆在條理之內。故身雖繫礙。而仰德之心。常與西江俱下也。謹問之餘。輒復及此。

又

某才力綿薄。而繆當重寄。智識愚暗。而自投罪罟。隆天厚地。一切容而恕之。此恩莫報也。惟是深懲痛省。坐見前非。孤負睠知。有涕橫落。所以杜門斂跡。惕然不知寒暑之度。霾藏瘴霧。以待終斃而已。愛憐輒敢布之。

又

某罪廢以來。知友記問。時有及門。其或禮數謙厚。尙如待顯人者。必避而不敢領。五雲之賜。既已拜矣。獨散員廢吏。不敢恬然。雙封塵涴。記史謹別具劄子布稟。惟仁明察其寸心。幸甚。

與方安撫務德

某不敢輒修開歲之慶。蓋鼎新之福。天所以報君子。而政成之寵。上所以錫侯藩。不似區區之頌也。惠履時經茂對殊祉。卽膺除召。徑上淸華。惟日以俟。

又

某伏蒙便舟頒賜公釀海錯等。旣多且旨。仰佩不忘之睠。門旣無客。家亦無人。老婆口飫心醉。所以爲感

媿者未易以一紙言也

與董梧州彥明

知郡綿歷之久聞望之休把麾南來尤見靜養此距治府不遠日夜隨江流過臨封者皆公境內謳吟之聲也政成期月誰謂不然

又

紹興壬子廷唱既出大雨無具蹴踏泥淖間公旅瑣中治飲食借衣服陳輿馬以歸之緘封此感今二十年不謂猶以囚罪之身託餘芘於隣壤也近因傳幹具報記念之詳輒爾自敍

又

期集之三日卽懷刺上謁偶台從他出再往再不遇踰月後立馬門外必求一見而邸翁謂行李去矣爾後宦遊之蹤如水萍風絮東西南北自無定勢高誼之懷于心者日以未致一言爲恨也何當面承罄此曲折

又

頃者解后猝猝中但能問姓字而忘其名逮備數班列中外十年嘗百色詢訪竟不相得彥明兄曾不以一聲相聞何也今者流落廢置衆所不顧而彥明兄乃謂識其舊又何也豈君子器識異人高誼度越進退敦篤每如是耶媿荷不可言

答鄧教授襲明

專使至。惠問勤甚。惟此高誼。不知閑廢之人。何以得之也。第有媿荷而已。似聞足病尙未脫然。閑居蕭散。經史山林之勝。皆所以導和氣而康壽履。宜不藥而平也。嶺外望湖南如天上。邈無瞻近之日。回首豈勝拳拳。

與董柳州邦直

頃昨短記。因緣塵浼。已荷報教之溫。九月末傅幹來。復領貺示。問勞委曲。一一皆自古人高誼中來。非枯冷者所應得。於今感佩。尙溢于中。羅池古郡。昔賢之風流文采。散在溪山草木間者。尙歷歷可數。年兄雖暫煩小憩。亦可時覽。以助嘯咏。資閑暇否。陳人以不得陪爲恨矣。某八月初。忽感寒熱。投涼藥失度。臟腑交相爲涔。纏綿八十日。今雖大略向平。而枯皮裹骨。百態俱敝。欲詳謹以浼記室。不能也。罪戾之息。每得書。具言託芘二天。無所不至。老懷感激。何以自勝。愚陋無訓。尙幸始終保全之。仰恃題塔之情。輒敢布其心腹。慙懼滋甚。湯瓶剪刀。非但鐵工精練。亦正濟客中所乏。奉貺感荷之餘。僮婢皆知舞手。滋媿閑寂中。無以爲報爾。今此作書。輒縷縷如家問者。遵不累幅之戒也。亦望台察。

與陳總領漢卿

某自聞龍膺宸渥。榮正郎位。綱領六路。委任專切。曾於九月內。因鄉僕還。以劄目宛轉附上。少道胸中懽慶之誠。未知得以何辰冒記室也。卽日冬序向寒。伏惟神相賢業。台候動止萬福。亭塗浸啓。光大鼎來。雖

褰寢之間。無俟勤祝。至於順時愼疾。亦古訓之所戒。具有區區。敢以是請。

又

伏自前冬。奉廣右之帖。雖切感佩。終以不一見爲恨。後來益更渺邈。無從上記。交守印領漕事。與今茲寵任高華。皆卽得於風聞。而不敢輒爲問。惟日欽嚮。趙守便來。乃更惠教。爲禮勤至。何高誼如此之篤。而某以率略蒙之耶。且荷且慙。某罪戾深重。無生全理。然隆恩混貸。得以尙存殘喘。但年益高。疾病相尋。春夏以來。瘴癘腹臟。交相爲疹。今猶羸休未已。區區之懷。坐是不能宣究。伏冀台察。

別方安撫

伏審光膺宸命。移鎭近藩。地與望隆。寵隨恩重。伏惟懽慶。某正茲臥病。尙阻修誠。更辱移書。惟知負媿。念旌麾之已遠。攀履曷以無從。感戀之私。毫楮難盡。

又

某自正月二日。感瘴病中。聞新除欣喜。至於體輕。但欲略拜區區。亦不能成。止俟安健。而日復一日。病勢有加。今踰七十日。又旬餘不喜食。二月間自羅池買得杉木四片。已治周身之具。雖未至昏迷。而皮骨自覺無神矣。託芘之久。語離之遽。懷此高誼。雖言何安。儻或未至顚仆。不知他時尙容修記犯門闌否。自餘惟爲遠業善保重。

別方稚川

某三年之間。無一字至記室者。豈自疎哉。度不可故已爾。忽辱墜書。既感且慰。伏承閣學移鎭近藩。聯舟北去。棣華光映。何慶如之。某託芘之久。孤蹤有依。今遽一涯。徒劇瞻向。偶自正月感瘴。已七十日。邇來不能進食。加之嘔吐。裹骨之具。亦已營治。無再晤之日矣。牀前授語子弟爲此。不能周盡。然令兄書中可以互見也。未間。萬萬惠時珍愛。

答袁教授

戊午蘭省。雖有得士之慶。然俾賢者志目中眉。亦有同□媿闊別彌年。繼以流落。杳不聞宦遊所向。自呂少衞憂去。始聞以絳帳猶與少衞爲代。密邇相望。負戾不敢通。凡懷嚮之心。莫得自見。專書下逮。情辭蔚然。佩荷之餘。如見天竺波瀾也。益以欽仰。某衰敝日甚。自正月二日感寒熱。至今未平。骨立肉銷。去死無幾。占語授甥孫輩書之。不能親染。爾後遇便。尙得別記。伏冀諒察。

附錄疏文

温州普濟粥會疏文

竊見本州去歲年穀不登。目今小民無食。流移飢凍。殊可憫憐。今欲募善士共爲粥會。賑之日以五千人爲率。費米十石。足三月。約費米千石。飢民度三月。有生意矣。諸善士儻隨力信捨。米數過此。則人以半升米。日一飯之。所濟尤厚。願賜允從。幸甚。

右伏以飢民滿道。皆懷塡壑之憂。仁者動心。欲施兼濟之惠。募雖踰於千石。德已徧於萬人。儻分指囷之

恩當有翳桑之報

祈雨疏文

雨暘不時農民何罪政事失當官吏可誅念承乏於此方曾視事之未久心誠無愧責豈易逃萬室告勞運轉久勤於軍餉千倉跂望寬蘇倚俟於秋成願布慈雲化爲甘雨救羣生之就燎鑒危懇之倒垂惟此投誠不勝悲切

保福法堂疏文

保福名山東陽勝刹頃坐劫魔之火化爲煨燼之烟念閱歲之已深欲鳩工而未逮僅成寢舍爰處緇流顧茲演法之堂是爲崇福之本擬增輪奐允賴檀那四塢松楸皆接麒麟之冢百年香火況鄰烏鳥之巢敢憑洒掃之勞溥獲霑濡之賜

北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寄家親里

剛中再啓。承乏永嘉。日在文書深處。不時布問。中間曾附短簡爲信。計嘗得之。去年九月。緣召旨趨行朝。遂備樞屬員。自正初予告般家。因而畢結女子姻事。前日方挈賤累。抵敝舍。迫于嚴程。不逮走謁矣。日幾因時奮飛。副親朋區區之望。

寄茂先祕書

茂先祕書大孝親家。卽日苦寒。伏惟偏侍之餘。體力康寧。剛中區區待次。坐越窮年。參晤未期。敢幾益自調節。以全孝道。萬千之禱不宣。

寄商佐親家

剛中頓首再拜。前日抱溪。雖見未穎。尙幸過門寵臨。今日得之道左。知車馬已還矣。瞻仰何窮。冬陰戒寒。伏惟尊候萬福。碧雲劉居士。以有驗之術來訪。試使詣門下。可觀其術。或有宛轉薦道處。無待一言。幸甚幸甚。謹奉啟執事者。區區有懷。須面乃究。不宣。

剛中再啟。還家之初。曾奉來使之書。未幾又辱惠字。殊用感愧。咫尺未緣良晤。惟對□辱倍膺長至之福。區區餘不能盡也。

與茂先書

剛中再拜。比者茂先襄奉盡禮。非但備見勞苦。而寇岑之事。種種不苟。益知孝子有愛親之意。送車未乘于今欽嘆未已也。華絨遠來。尤佩盛眷。屬歲晏書記稍多。裁報草草。皇恐皇恐。

與叔倚

易海陵遠闕爲奉祠。此亦良計。書至即就劄。以懇相公。今得之矣。屬承相公疾瘵在告。五月文字積壓。故差遲。不免少留來人以待也。雖然時方有爲。如吾叔倚者。顧當在閑處耶。朋友言之有愧。

又

邊事殊擾。朝廷見會合大兵。爲進討之計。謾恐欲知。免解文字。垂成幾敗。蓋朝廷下禮部于都司。司堅持不可。再料理。僅于數日前降得指揮。不然。丁此擾攘。遂至廢壞。豈不幸哉。錄書指揮。可以報達帥南諸公也。伏致不暇爲書之意。籠一隻至叔義。且煩留宅中俟叔義來取。即付之。

與姻家

親家母孺人。伏惟即日懿候萬福。七一姐孺人幷初娘一二均休。令姪□兄同佳。家人輩再三附意。比歸浦江。不得略歸少款。何必遠有沾惠。殊使人不遑也。向聞七一姐以小四嫂孺人不安。今必已十全無事。此有要示。諭剛中時問。

果子一匣。海味兩瓶。謾往。殊愧無物也。

太醫事俟宛轉試問之但恐今爲臺諫難辦爾蓋自不能出見人而人亦不能來故也

與知郡大卿

知郡大卿殿撰卽刻台候萬福屢辱過臨盡爲別恨適嘗造詣又不獲見中懷依依旦日旌旆便行無緣出郭便言珍愛勿薄淮陽召還之命指日矣不宣

前缺兩行

四二郎可以來否惠文惠炤諸人皆未暇作書並多多致意也二女亦不作字自好將息樞郎向前讀書識好惡賀娘牙兒計安

與巨濟書

剛中上啟巨濟弟友承務卽日深秋甚涼伏惟里居淸閒德履佳福老兄遇此同骨肉無恙第以今歲大禮及科擧多事逐日翻衰故紙應接人事其勞有不勝言者緬想村居之樂豈勝欣羨承縣道雖于吾族有所假借而吾弟無一事撓之此尤可喜州縣相識止可濟緩急意外之撓爾聞馬澗有人至標墳若欲理會自可作公狀投之已寫批子在抱溪書中矣諸公赴試而歸値明堂習儀正冗草草附此爲問不盡所懷惟順序加愛是望不宣

缺題

剛中悚息再拜剛中喝吐和在告今數月前日奉惠字不能卽報今恐因循曠絕獲罪將深故力疾爲此

萬萬炤恕也。與公親且舊。而每書加以甚溫不情之語。知其必有取罪之由也。今年久晴。行朝如甑釜。日日在文書重圍中。四體皆灼爛。不見佳處。鄉居不至焦枯否。西樞聞憂而歸。計已至永康矣。時事可問而知也。待制暫休還里。兄弟從容之樂。想不如九夏之炎也。可勝欽仰。病倦復兩目皆赤。爲書草草。不盡所懷。但有慙怍馳仰而已。

與叔義書

剛中再拜。政此馳念。姚忠來。得所惠帖。大用慰□。剛中同賤累寓此無恙。第大暑異常。肌理灼爛。金石視之欲流。況田疇乎。鄉里若至今未得雨。雨至早禾亦無及。但或謂念九日已通濟矣。不知果否。當此旱乾。所煩石牌之業。當隨分有勞旨揮矣。不皇皇尙阻披晤。切幾以時珍護。坐膺寵渥。

與叔倚書

去歲之杪。蒙恩正位序。以非所當得。不敢言謝。今復領過情之語。殊愧悚也。材力秀拔如吾叔倚者。方久間待次。豈不使朽拙者自反而慙耶。何當面見。索技此懷。

與季誠書

季誠教授奉議。卽日伏惟尊候萬福。近常以幅紙拜復。意欲別修記。今復困憊不能。當垂察也。奉聞已得旨除參云。自欲封歸。更不敢取到。此時事如許。正賢哲出力不足之時。丐閑靜退。恐朝廷失計爲多爾。區區之懷。筆語所不能盡也。

與念二將仕

念二將仕念親思歸亦欲參選尋調因今附同官便船以還庶遂庭幃之心此間房下可以無慮若其來復之期猶未可指俟隨宜理會也自餘曲折可問而知故此得以略

剛中再拜念二承務來寒閒所履兼沐佳汗爲慰甚多舍屋當已就緒雨多損麥人情安否數日邊甚爲問不能詳密此間曲折令似必具言之矣未覿風度正望多愛

將仕位下安樂行者漸能行體氣終弱然近來全無病極惺惺可喜頗能隨樞哥念蒙求矣九十姐八月二十七日生一女子子母平善此尤欣幸也念二郎以四川差遣不可入近與家人商量來春欲令一歸鄉里渠以久不侍省念念欲得一歸但萬里水陸之險非得十分便順不可行兼他日自鄉趨蜀又非得良便不可尚遲遲未決者以此萬一成歸當在初春啟行至期自有報矣九二豚犬今更議得李氏乃胡丞相邦彥之猶子其父近知榮州解罷已于七月念九日大歸凡百初如意但新婦未可責以家事且作好看耳恐至親欲知者

與邦直書

剛中皇恐頓首再拜器狹用近任重力微日就盈滿自致顛覆向非朝廷一切混貸是身無今日矣己巳歲自湖北再徙臨封齒髮既衰裹以烟瘴其何能久第隆天厚地與夫知己之恩絲毫未報言之涕下區區敢爲吾邦直布之皇悚無地

北山文集卷之三十

封州寄良嗣書

自許老三月來復州。衆謂汝輩皆當無恙。獨我自念罪犯深重。又汝所坐亦是錢物。決無徑還之理。今得信果然。柳佳郡。又去封亦不甚遠。此天地遠物之私也。父子須當碎首知恩。我四月十日。復州備錄到省劄。十一月出門。六月九日到。到不二十日。杜方來。得媽媽安信。幷汝開福寺所發書。慰喜非常。我自離復州一路。不入州郡。遇縣自更易夫脚外。皆徑過。止潭衡間。暴下困乏。共遲留三四日。封守極賢明。今在半村郭間一小宅子居住。到卽杜門念咎。此外一切勿以爲念。媽媽得書。與骨肉若能自寬者。又未知眞是如何。汝所陳般家利害亦分明。但思慮未甚周徧。人子之心。踰年不見母。自囹圄中免死得命。雖甚流落。亦願便得團聚。曾不知汝非他人比。既身坐重罪。又其父有大戾。朝廷不忍誅。以隆恩姑置父子於嶺表。正當杜門俯伏。以聽後命。豈可便望與骨肉會合。此事非但我如此。汝亦有焉。萬一辛苦拖拽。未及相就之間。更有施行。一家狼狽極矣。父子不足論也。杜方歸到鄉里。已是九月中旬。使倉猝收拾。亦是來春。今若得至秋。放心般移。不過展卻半年許。卻無憂患。二者孰愈哉。汝又謂般家後作經紀。經紀二字。切不可說着。此又啟禍之門。目下粗衣淡飯。莫問飢飽。且兢兢度日。更三四個月之後。莫若團聚一小學。教蒙童以給朝暮。婦黨之說。聞之且喜且憂。喜則喜汝有依。有所依而不善處。則吾所深憂也。安知其無深意乎。

熟思之。熟思之。乍到不得自以爲言。而對他人說及。仍稟白其人。亦令勿露。且只作尋常編置人相待。徐假其力。圖書社之事。亦須轉手。不此之思。但見目前少快。恐致遷移之禍。書社不得不謀。恐外議謂予自有盤費故也。在彼而謂是庶官。切不得與人亂往還。及出入之類。言語自寒温之外。半字不得亂發。亦不須數遣人來封州。有便度可通書。自通書矣。來書又謂以我所作所寫爲念。不知謂何等文字。豈彊亦未曾加丙恐吾憂。故謂謾已畢耶。日錄頃見汝說與彊同置。今何如也。烏有長短編。亦在拘數耶。更以實報來。藉沒之事。竟如何。恐無還理。或謂指揮不帶下。則自無沒理。然汝指揮與子雲同。而子雲自謂已藉。何也。汝在彼聽勅。豈不知有無藉沒。指揮謂無之。而子雲報我。謂渠已藉。謂指揮雖不帶。而物已在官。則官巾自有行遣。今杜方來時。已是四月念二。而婺州略無施行。又我在桂陽界上。得郡官五月十八日書。彼間亦無承受。何也。不可解。不可解。然此猶是餘事。且頭數月間無他聞。則萬幸萬幸。自桂陽來。六百里半月程。不知柳距□計幾里。可批來。十三郎。六月二十日發遣歸矣。過桂陽界上日。自走介詣監乞公據封州翻結而歸。（長沙竟無耗。）歸路恐亦不至狼狽。（送到賀州人已回。）且得渠一人了當。甚幸甚幸。涇童已深瘴。又偏身生瘡。如大風人已廢物。蓋往日拖拽損也。汪舉亦且而已兩行卻且在此。我小便猶有紅沙。然今亦豈計此。飲食幷身體。比相別時。並減一半。謂將息得好者。非小人亂說。則知識相寬之語。實不然也。媽媽頭雪白。不忍聞之。汝果足衣服。且逐日挨抵。不要歸煎迫家中。蓋彼實無所出。徒然生受也。杜方且支與。到柳盤費。彼可支與。回封盤費。俟我卻支與。回鄉果足。家書便附取來。書中戒愎言語。我所以必欲杜方回此者。

欲更得問汝仔細故也。汝生日時。爲當時只寫册子上。已忘記。可再寫來。廣中將息之道。如汝所告。更不得少食生冷之類。飢飽生冷。不愼風。此取瘴之大者。此外無所言。七月五日晚。

熟讀公書。未嘗不扼腕流涕。謂忠良困抑。竟至此也。而公處流離顚沛中。猶且小心愼密。總無怨悱之念。形于毫端。蓋其固窮不變。原非罪累所得而拘者也。康熙乙亥秋。後學曹定遠謹識。

眷聚萬福。令似學業進茂。恃久契敢問也。簽判以次並告。爲言名剛中。昨承趙添監。遣發汪舉時曾惠書。以在道路未遑答。今有短記。煩轉達之。幸甚。

舍姪行後五日。敝居遣兩僕送衣服至。其一至柳州豚犬處。其一封州也。僕以四月二十三日離東陽。糟糠與碎累並家居無他。恐愛念欲知耳。剛中又拜。羅二能還鄧丈否。因風亦望批裁也。

與德和書

剛中啟奉德和友姪承務、嬸來、得書。知日來爲展之佳。偕一五嫂孺人房下郎娘一二均休。甚慰遠懷。且荷不忘也。老嬸四月二十六日抵封州。道路安樂。又嬸在鄉日。凡百荷外護。豈敢忘德。門戶事非叔義又不敢煩涴他人。渠亦灾蹇。有可爲老叔致力者。幸不惜也。諸弟各計無恙。位下骨肉同慶。此以遣僕寫書稍多。未暇致問。餘惟愼愛。以振前業。不宣悉。剛中啟奉德和友姪承務。五月十二日。

銘德一入遞一專人。皆如期否。此書到襄奉記已了。畢金善病猶不省。欲要令將息幾時。苦要求歸。今令隨馬綱去。日行不過一驛。庶幾可趁。但觀其形神。斃于中道。未可知也。下處薄業在彼。凡百更望照顧。恐

叔義心力亦有所不周爾

今日遣五十八由水路去使臣三員次第十月盡或十一月初方到更一番五十八月初遣却是十月初到也適又發書由夔路去了今謾寫此由金房去報安我自得家中五月念三日書及至今不收隻字不知九二郎如何也若得此幾時書信通流諸事亦自漸有頭緒又如此隔斷不知家中如今事是如何前後所批歸分付事件作如何措置也懸懸之心不可說且願兩處安樂餘亦無事□次附書彼亦日日寫書發來七月念五日

青詞

臣聞安泰自便積愆尤而弗悟者多背道以興災疾病既盈投父母而不逮者必呼天而求救輒因迫切敢冒高虛伏念臣窮瘁一生昏迷至老雖當富貴之日不忘寒苦之時奈何入官罔功享祿太過九州無所謂窴殛之何從萬罪集身賴君恩而終免意者人漸略而天未訴明可追而神勿容比年以來毒瘴交裹嘔吐不已寒熱深攻藥雖善而勿瘳禱雖久而勿應纏綿至此沈謝可期而陰陽者乃謂暗曜衝臨今已漸輕而可救厭勝者又謂沈疴牢結恐當謁意以求天用罄丹誠歸依妙化伏望包容積戾濟度危幾萬里衰齡少緩塵埋之日兩家稚耄同寬狼狽之憂雖幸曲全仰惟洪造

北山文集卷之末

勅跋

勅左文林郎鄭剛中

朕以干戈未戢。念斯民之阽危。思以實惠被之。而拊字之吏。或徇虛名。未能悉副朕意。夙宵興悼。爾召自疏遠。賜對便朝。占語詳明。首及責實之政。良中時病。非曉達治體。能若是乎。其略銓格。特易官聯。祇服厥職。更圻甄擢。可特授左宣議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塡見闕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忠愍公樞密編修跋

杜　桓

拱坦鄭君周。裝潢其先世忠愍公誥文成卷。持以示桓。且請題識其後。桓生乎公之鄉。不勝夫高山仰止之思。今幸獲挂名於誥文之末。乃不復以晚陋辭。謹按公以紹興二年登進士第。授温州軍事判官。六年十一月召入。特授樞密院編修官。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其云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鼎。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浚。鼎乃趙忠簡公鼎也。浚乃張忠獻公浚也。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忠獻並相之日爲盛。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矣。復次第奏行之。一時得人。號爲小元祐。公被此誥之日。政二公並相之時也。今觀誥中有召自疏遠之詞。愚意公在疏遠獲召者。此亦出於二公之所薦耶。不然。

公在疏遠。則高宗何自而知之。然而二公之勠力王室。收用人才。以圖恢復中原。此其素志也。惜乎議論不合。忠簡先求罷去。而忠獻獨在相位。邪正雜揉。未幾秦檜秉政。倡主和議。而中興之業不振矣。公當是時。其能無憾乎。後公以資政殿大學士宣撫川陜。大著政績。竟以剛忤檜。爲檜所擠。謫居封州以沒。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邪。此誥去今二百七十八年。中更變故。靡所不有。而周猶克謹藏而傳之。豈非賢哉。周字履直。公十一世孫也。以諒直見稱鄉里。蓋亦得公家傳之懿者歟。永樂十一年冬十一月。

勅左宣議郎守尚書考功員外郎

勅議官鄭剛中。考功爲南宮清曹。自漢魏以來。率選人物第一流爲之。以重其選。以爾剛中。文雅自將。介然有守。文昌望郎。肆以命汝。往服徽寵。以報知遇。可特授依前左宣議郎守尚書考功員外郎。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八年五月九日下。

歷觀忠愍公前後誥勅存者。僅五道。自紹興六年召自永嘉。勅賜左宣議郎。充樞密院編修。紹興八年。勅賜依前宣議郎守尚書考功員外郎。紹興十年。勅賜特封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紹興十一年。勅賜依前宣議郎充寶文閣學士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至隆興二年。勅誥追復資政殿學士。是曰左太中大夫。前勅四道。皆有先名賢歿其後。以表後世。頌功稱德之忱。若吳沈宋濂潘蔚孫杜桓是也。獨紹興八年。勅尚書考功郎一道。無歿。紹興九年。勅除宗正少卿。祕書監。十二年。除端明殿學士。十三年。進伯爵。十五年。除資政殿學士。十六年。轉朝奉大夫。進爵郡侯。凡五道。勅歿俱無嗟乎。歿亡而勅存。後之人猶可識其行能勞績之著。至於歿亡而勅并不存者。使公之節烈多所湮沒。不亦深可慨哉。康熙三十四年六月秋同里後學曹定遠謹識。

勅特封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勅。難進者士之操。故侍從不以次升。易失者時之幾。故考課由於歲會。若時明陟用□□書。左通直郎。權

尙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賜紫金魚袋鄭剛中妥以文名繼蘇才顯擢副端於柏寺藹著直聲聯卿貳於春官雅推淸望肆稽官簿宜進文階是爲厲世之公式謹校年之令益勤獻納以稱恩休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權尙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特封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奉旨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

跋禮部侍郎誥　　吳　沈

右誥文一道宋鄭忠愍公爲權禮部侍郎日所受也公紹興二年進士初調溫州事判官用薦除勅令所刪定官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太常博士兼權尙書右司員外郎時大臣主和議公奏言金不可信擢尙書考功員外郎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胡銓上書欲斬秦檜禍將不測公率臺屬入諫銓得編置又奏曾開不當罷施庭臣可逐柳約召命可寢移宗正少卿改祕書少監樓炤出諭京陜充參謀還除權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此誥則爲進文階封國邑而降也是後試尙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進學士出爲川陜宣諭使與金人議畫地界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陞資政殿學士公在蜀制驕將抗黠虜開營田足軍食當時有伏熊臨西之稱屢忤秦檜意遂斥逐以卒檜死始復官贈謚前後所被誥文兩易世後散亡殆盡今其裔孫謚所藏止此一通而已謚出以示沈因爲考公歷任之大槩書之如右以見公平生仕宦終始不幸而皆在奸人之秉鈞當軸之際始雖不能廢公不用而終爲其所忌害竟使忠賢之志卒不獲伸豈不深可慨哉洪武五年歲在壬子

九月。

跋　鄭　濤

右忠愍鄭公改官誥文一通。紹興十年九月十五日下也。時金歸侵疆。公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故有是命。所謂副柏寺。公嘗爲殿中侍御史。曰卿貳春官。則以侍郎而居儀曹也。未幾出爲川陜宣諭使。尋以使分畫陜西地界。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得階成岷等六州。公力爭不從。又欲於大散關立界。公亦堅不從。當時中外莫不倚公爲重。繼除四川宣撫副使。公之治蜀。最多方略。如移司利州。省費百萬。請減成都對糴。而於階成二州。營田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也。如分三路命三將。吳璘、楊政、郭浩之輩。懼公方威震巴蜀。奈何秉鈞者。奸臣媒蘗。始以才而薦公。終以才而忌公。巧計貶謫。屢易其地。卒致竇志以沒。於戲。柔佞易制。善於趨附。若韓肖胄、樓炤、范同之流。拔之冗散。遽躋政地。而公之及於禍也宜矣。孤危之跡。獨賴上知之言。公之自信已確。公雖云亡。又何憾焉。裔孫謐出示此誥。因考公被命。迨歷官布政之大槩。濤之所知者。庸以附見焉。昭陽赤奮若二月初吉。

忠愍公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

勅、觀象斗樞夙重本兵之地。密承帝命。尤嚴分職之司。遴擇通材。寵頒言贊。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鄭剛中。問學淵博。器識恢宏。蚤被簡命。及時顯仕。柏臺芸省。茂著夫聲。獻憲部秩閣。深資於明練。屬邊陲之未靖。方盪伐之是圖。比命虎臣。列居宥府。

肆求髦士。式佐籌帷。其陞延閣之華資。往贊機廷之密務。顧論思獻納。久已馨於忠嘉。而制勝折衝。尚有勤於裨益。體予訓告。毋怠欽承。可特授依前左奉議郎充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詳定一司勅令。封賜如故。奉旨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十一年五月九日。

跋　　潘霆孫

北山公勅賜尚書禮部侍郎。卽奉命往贊樓公炤。宣撫機務也。公之問學器識。既已深被思陵之眷。而運籌措置。更仰體夫付託之心。所謂幼而學。壯而行者。蓋于公見之矣。乃未展宿抱。而斥逐以沒。惜哉。

勅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左大中大夫。

勅、朕於肆大眚之朝。思我疇昔禁近之臣。或才德之富。或辭藻之勝。各用所長。同爲國華。而醜正實繁。爲所陷罔。朕未克省。死於遷所。以莫克與今日曠蕩一洗之恩。可悲也。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封州安置。鄭剛中。術業敏邵。問學該洽。中外更試。所至飛譽。多言可畏。朕不得赦。才難之歎。今古所共。朕方欲復用汝。而汝不獲事朕矣。以朕追命之渥。將無窮之意。九原有知。嘉服無怠。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左朝奉大夫。前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六日。臣鄭良嗣故父鄭剛中復職。隆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臣葉顒等言。謹以申聞。謹奏告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左太中大夫鄭剛中第計奏。被旨如右。符到奉行。隆興二年十二月一日下。

跋　　宋濂

故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鄭忠愍公。與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同奏復資政殿學士。其日乃紹興二十六年之正月甲子。距秦檜之死。纔四月耳。今勅後云二月六日。乃誥下之時也。會予有千里之役。始獲見此卷。走筆識之。殊不暇詳。若夫公之大節。與賊檜之奸。諸先正已極論之。亦不待詳也。

鄭忠愍公傳　國史載

鄭剛中。登進士甲榜。累官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祕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爲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入境。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不從。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乃割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就居河地。饋餉不繼。剛中奏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常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懼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陞檢校少師來謝。語聞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奏蠲四川雜征。又請減成都府路對糴。及宣撫司激賞錢。於階成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請弛褒路酒禁。復利州錢監。爲紹興監。皆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特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

再徙封州卒。

鄭忠愍公傳志書載

鄭剛中字亨仲紹興癸丑進士調温州判官以賑饑得法秦檜薦爲勅令所刪定官累陞尚書右司員外郎時檜主和議剛中爲陳金不可信弗聽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甚詳及胡銓上書得罪禍且不測剛中率同列論救銓得編置改宗正少卿祕書少監樓炤出諭川陜辟充參謀還除禮部侍郎擢樞密直學士出爲川陜宣諭使尋充陜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將至出關迎之與反覆爭辨竟全階成岷鳳等六州列險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乞移利州省費百萬又奏蠲雜征請減對糴及宣撫司激賞時蜀勁卒十萬都統吳璘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驕悍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恩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我雖書生誠不畏死聲色俱厲政遂聽命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大開營田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弛夔路酒禁復利州錢監以救川引之弊又奏罷都漕在蜀六年儲蓄豐積將士用命敵不敢犯當時語曰宗澤如猛虎之在北剛中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秦檜諷使進金三萬又令下錢米荆門剛中曰今時講和正爲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皆不從檜不悦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因令刺剛中陰事會金索北人在南者剛中盧其驍勇生變悉斬之檜怒其專殺召還文致其罪謫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卒檜死詔追復原官謚忠

愍所著有北山集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塌碎烏有等編子良嗣官至正議大夫有可軒奏議文集及上何祕監書

按金仁山云人之稱公者大抵多其勳業而不知公之勳業百未試一蓋天下大勢惟關中可以舉山東其次則蜀漢可以入關中公初副樓炤撫京陝亟請重爲保關陝之計此恢復第一籌也而其言不用及在四川權奸決計事仇割地辱國而公獨爭險隘肅號令營關外之田以計軍實使一日得便而爲之出關陝如探囊爾此恢復第二籌也失此二籌遺恨大矣顧以區區保蜀爲功至前時入關保陝之計又無能道之者獨朱子嘗稱嘆之耳有志未就亦與宗忠簡同科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世稱北山先生祀鄉賢

初集自敍

北山初集卽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乙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葉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竇中號叢葉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葉之桂陽以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記一

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蓋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於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仲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宣撫資政鄭公年譜

元祐四年戊辰公以夏五月二十三日生於婺州金華縣之北山下諱剛中字亨仲政和二年辛卯爲鄉貢首宣和六年癸卯發兩浙漕司薦建炎三年庚戌爲鄉薦首紹興二年壬子賜進士及第授左文林郎温州軍事判官紹興五年乙卯春赴温州判官任紹興六年丙辰秋召赴行在所未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既至賜對改左宣議郎除樞密院編修官紹興八年戊午春權尚書左司員外郎除尚書考功員外郎爲貢院參詳官秋除監察御史冬除殿中御史紹興九年己未春除宗正少卿移祕書少監夏爲樞密行府參謀出諭京陝左宣教郎冬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左通直郎尋兼詳定一司勅令又兼權尚書刑部侍郎紹興十年庚申秋以年勞轉左奉議郎遇明堂恩封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冬除試尚書禮部侍郎紹興十一年辛酉夏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冬除寶文閣學士

爲川陝宣諭使。紹興十二年壬戌夏。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兼營田。轉左朝奉郎。冬遇太母回鑾恩。轉左朝散郎。進爵子。食邑六百戶。紹興十三年癸亥冬。以年勞轉左朝請郎。遇郊恩。進爵伯。食邑九百戶。紹興十五年乙丑夏。除資政殿學士。紹興十六年丙寅冬。以年勞轉左朝奉大夫。遇郊恩。進爵郡侯。食邑一千二百戶。紹興十七年丁卯冬。以忤權臣罷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紹興十八年戊辰冬。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紹興十九年己巳春。移封州安置。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夏。感疾。以其生之月日。終于封州。享年六十有七。越乙亥。喪歸里舍。會權臣死。公道行。丙子春。追復原官職。冬。葬於東陽鄉招福原。

宋故資政殿學士鄭公墓誌銘　何耕

故資政殿學士東陽鄭公。紹興間宣撫四川。留蜀門者六年。承朝廷新與金和之後。外飭邊備。內御將帥。上接士大夫。辨其賢不肖。而采用其長。下撫五十六州之民。無有遠邇。皆便安之。道路歌謠。如出一口。故相秦檜忌其能。誣致其罪。置獄。遣酷吏鍛鍊之。竟竄嶺外以沒。縉紳憤歎。而蜀人思之至今。檜死。朝廷知其冤。追復元官職。其孤良嗣以二十四年十月五日。始克葬公於東陽鄉招福之原。後二十七年。良嗣以書抵耕曰。先公名節在朝。勳績在蜀。子蜀人。蓋知先公之詳者。乃今墓道之碑未立。子其圖之。耕以不能文辭。不獲命。則退考其家傳。而次第其本末云。公諱剛中。字亨仲。其先閩人。五代末避亂浙東。散居婺之金華。與衢之西安。金華之祖百藥生三子。克從、克允、克明。克從之子詳。仕至中散大夫。公。克允之曾孫也。

大父諱累貢禮部不第父卞亦八上晚用累舉恩調醴陵令致仕終於承事郎以公貴累贈中奉大夫公自幼秀穎嗜讀書不肯逐羣兒嬉聚既長容貌偉然器度磊落博聞彊識詞采煥發丁中奉公憂家徒四壁立母盛氏夫人賢而嚴爲躬桑苧以濟其須公亦感激奮厲益用力於學與羣進士試有司必居首選如是者數矣至春官輒不利繼丁母夫人憂公年亦駸駸四十簞瓢屢空而氣終不少挫識者期其遠到紹興二年廷對擢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左文林郎温州軍事判官温名郡太守率用顯人每與公商疑事決滯獄輒中理郡政一以付公會歲旱荒公徒行閭巷閒籍饑民窮日夜不倦或欲責富民出米以給公曰固也然行之無法則游手往往脅持譟競反以生事不若斂富民米償以常平錢官自給之用公策全活甚衆貧富皆賴焉六年召赴行在所未至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賜對便殿所陳皆當世要務光堯深器之改宣議郎除樞密院編修官七年兼權太常博士將有事於明堂前一日當享太廟或謂方行徽宗三年之喪未宜以吉禮見宗廟公獻議曰陛下以萬機之繁奪罔極之哀坐朝起居如平時矣方將親御戎輅以圖恢復何獨至於見宗廟而曰未可三年之喪陛下行之內庭不以爲朝廷之禮也景德閒明德太后之喪未嘗廢享臣以爲當如故事從之八年兼權尚書右司員外郎嘗因面對奏曰寬仁者人主之道持法者臣下之職今有司皆不肯任怨苛察之聲漸歸諸上姑息之恩各斂諸己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帝嘉納之時大駕自建康將移臨安公又奏曰使朝廷謀慮足以料敵賞罰足以使人雖走一函之書可以驅三軍於水火孰謂舍建康而不可以制勝使關防失計外侮可入則一馬朝渡暮卽東

南。臨安庸足恃乎。臣願陛下既遷之後。勿以爲安。上下一心。不置中原於度外。乃可。不然。臣恐不能無後日之悔。詞旨剴切。聞者悚然。會大臣主和議。金使在廷。中外口懼。又奏曰。犬方齧人。豈可無因而自已。虎方得肉。必不無故而舍之。今敵人一旦欲與我和。還我已失之地。歸我已棄之民。是不可信也。然彼開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亦何辭而峻絕之乎。正當虛心守以中正至當之道而已。除尚書考功員外郎。號能舉職。除監察御史。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抗疏條奏和議利害尤詳。大抵以尊主威、察敵情爲本。語皆驚人。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言不當與金和。歷詆建議者。至欲斬秦檜。帝怒。罪將不測。而銓母老甚。人莫敢言。公力爲申救。禮部侍郎曾開。亦以異議罷去。奏曰。方今金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衆智交陳。羣策並入。其區區之心。豈有他意。願陛下優容之。其愛護善類如此。九年。除宗正少卿。改祕書少監。金人歸我中原故地。樞密樓公。經江踰淮。道京入洛。以至關陝。其所經歷。存問故老。褒表忠義。與夫敵情曲折。山川形要。悉以上聞。章奏一出公手。歸朝、又面奏保京陝之策。尋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兼詳定一司勅令。十年。轉奉議郎。以明堂恩。封滎陽縣開國男。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奉上太皇后册寶。宰臣當攝太尉行事。公謂太尉秦官。不雅馴。宜改爲少師。至論獄事。反復精密。必歸於無冤而後已。十一年。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金人叛盟。朝廷將用兵。公奏曰。陛下震發沈潛。布昭聖武。檄書一行。萬物吐氣。然黠敵多計。善爲妖祥。稍覺失利。便以甘言相怵。陛下能持斷然之意否乎。已而果再與金和。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宣撫使握兵於外。一日命爲樞臣。而收其權。公

爲宰相言曰。此策信美矣。然利害得失。常相倚伏。遇事更變。則激而復起。當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因畫七事。皆施行之。進寶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爲川陝宣諭使。且與金人分畫西北地界。金遣烏陵贊謨、孟浩二人至境。必欲得鐵山。公問之習邊事者。皆曰。無鐵山。則無蜀矣。公與反復論辨。卒屈之。又得商州秦州地十之四五。凡可以屏蔽全蜀者。皆在焉。始公將越境。與北官議事。父老數百遮馬前諫曰。引之入。乃萬全。今往就之。得無意外慮邪。公曰。吾計之審矣。引之入。彼坐於吾家而不去。執之則爲國生事。縱之則重傷國威。固莫若出也。縱有他。不過殺一使者耳。衆歎曰。公勇過賁育矣。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後去陝字。專領四川云。轉朝奉郎。遇太母回鑾恩。轉朝散郎。進爵子。十三年。磨勘轉朝請郎。遇郊恩。進爵伯。十五年。除資政殿學士。十六年。除朝奉大夫。遇郊恩。進爵郡侯。公自議畫界時。固已聳動羣聽。逮專閫寄。號令肅然。旌旗爲之改色。邊軍十萬衆。皆西人勁悍。吳璘、楊政、郭浩俱爲都統制。分領之。權勢相引。而政尤黠。公嘗欲移屯一軍。政意不欲。謂公曰。公必欲移此軍。奈楊政不肯何。公正色折之曰。某蒙主上委寄。偶與諸君相臨。君欲以身試法邪。政恐懼下階推謝。公命之坐。曰。君能知過、甚善。吾胸中即快然矣。自是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訖公之去。不敢桀。公持紀律嚴而濟之以恩。事細大必察而行之以簡。推誠盡公。人人說服。不獨畏其威而已。蜀自軍興以來。橫斂百出。民不聊生。講和之後。當有以休息之。而供億不少損。公每慮一旦有警。誅求無藝。民益不堪。於是畢精極思。求兵民可以兩足者。而力行之。首奏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嘗於治所築亭。榜以思耕。而爲之記。其略曰。嘉陵江水之險。以灘名者殆百

米舟相銜、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今塞卒十萬、皆囊弓卷甲而臥。吾誠能借其餘力、雜耕關外、率以平歲計之、得粟一鍾。即減漕粟三鍾之力、度足支五歲。則可以請於天子。時貸農租矣。然公行之、皆有條序、課之以程、分之以利、勤者必賞、怠者必罰、愈久而愈信。故軍樂從、訖有成效。蜀有紙幣、患無錢以榷之。公請益昌置監、鑄小鐵錢。至今通行。凡六年間、爲民減科數至七百萬緡。而備邊金穀、亦數千萬計。蜀人方倚以爲長城。而奇禍作矣。十九年、以秦事出蜀、至武昌、有旨罷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桂陽監居住。明年、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仍與獄于九江。連逮甚衆。吹毛百端、無所得。竟以嫁怨朝廷爲名、坐之。移封州安置。初、檜使人諭公以金三萬兩進。公嘆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今日講和正爲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卒不進。檜已不說。會金人欲取燕北人之在我者。公每每爲檜言不可遣。而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其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梟勇、亦在遣中。以此自危、相結謀叛。事覺、公察其情雖可矜、而縱之必生患。乃先斬以聞。檜滋不說。積前後忿怨、且知公材器、決不爲己下。遂極力擠之。公至封處之怡然。窮大易六十四卦之旨而爲之說。手寫華嚴經、閒以詩文自娛。留封六年、無幾微怨懟之意。見於詞色。俄寢疾、索紙筆書兩頌、翛然而逝。實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也。公蓋以是日生。其始終之際、亦異哉。享年六十有七。未幾、復官職。後以良嗣遇郊恩、贈宣奉大夫。公娶石氏、累贈永寧郡太夫人。有賢行。始能安公之貧、中能相公以富貴、末能經紀其患難。方禍之作、良嗣亦就逮、謫柳州。夫人往來封柳間、調護甚至。公死、獨任後事、以喪歸葬、皆夫人力也。後公二十四年卒。公二男子、良顯早卒、次即

良嗣。今爲朝散郎。直徽猷閣。權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二女子。長適新權知柳州邢晦。次適故吏部侍郎章服孫男女一十一人。男曰樞孫。宣教郎。曰莊孫。承事郎。曰正孫。通仕郎。曰季孫。將仕郎。女適迪功郎詹密。進士俞恪。將仕郎李耆嶽。進士蔣處和。餘在室。曾孫男女亦一十一人。男曰伯衍。將仕郎伯謙、伯源。舉進士。餘皆幼。公平生著文甚多。遭禍散落。所傳於世者。有北山集三十卷。周易窺餘十五卷。經史專音五卷。良嗣訪尋未已也。公天資英傑。而養之者厚。發爲文章。渾渾如江河。而措諸事業者。光明俊偉如此。非閒世異人。而能爾哉。向使得極其用。益大所施設。則其正君經國之方。開物成務之略。當不止是而已。故士君子之論。皆爲時惜。而不獨爲公惜也。然彼陷之者。能阨其身。而不能掩其名。能屈之於一時。乃所以伸之於萬代。異時權位烜赫。可以生殺人者。今皆與草木俱腐。人至羞稱之。而聞公之風者。斂衽敬慕。不敢少貶焉。其所得不既多矣乎。歲丁卯。耕以進士赴類省試于益昌。適遇公行。嘗爲三百許言以送公。至以諸葛武侯、韋南康爲公比。而論者不以爲過。此蓋非耕之言也。蜀父老之言也。銘曰。

維古聖賢。養氣浩然。自孟軻沒。蓋失其傳。士倥傯中。見利則遷。或少沮之。惴慄以顛。英英鄭公。才雄氣全。其峻如山。其沈如淵。虛明內融。果銳直前。入爲名卿。論事回天。出總元戎。于蕃于宣。帝惠西人。命公撫邊。公既厥心。振弊舉偏。悍將挫氣。疲甿息肩。迺實迺倉。迺營迺田。孰噢孰呻。橫賦汝鐲。孰姦賊汝。以鉏以鐫。西人愛之。語必曲拳。彼相何人。醜正怙權。橫加詆誣。寃犴逮連。投之瘴海。塊處拘攣。公甘若飴。抗節益堅。

百世望軻．蓋庶幾焉．雲際天開．白璧洗湔．尊官顯名．追榮九泉．巋然其丘．東陽之阡．其不泯者．何千萬年．

求何祕監作墓誌銘書

男良嗣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訴．然而道可污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或不得用．而大賢與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陷罔．齎志而沒．沒之後．或遂至於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耶．所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一旦道隆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雖千載猶可白．而恨雖九泉猶可平也．某用是敢以先君子之故．瀝懇於閣下．惟閣下一俯聽之．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經世．績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君愛民．竭忠盡瘁．爲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謫死嶺表．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爲之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名筆．作爲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溢於千萬人之口．無益也．葬之日．權臣之凶焰未息．不肖孤僅能敍次年月．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慄慄．周遊四方．覬得伸於知己．以爲不朽之託．而歲復歲．邈焉無從．懷此至情．廢寢忘食．常恐溘先朝露．則終抱不孝已矣．天或矜之．特誘其衷．俾控投於閣下．亦切意閣下必慨然於此也．恭惟某官．以英才盛德．爲西南之人傑．揚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所矜式．而略無異議．則今之所謂大賢．可歸以公論者．舍閣下其誰也．我先君子守蜀之狀．閣下既知之矣．當先君子出蜀時．閣下手送行之序．率俊造數千百人．追餞於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強配之於

諸葛武侯、韋南康之閒。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十二年。閣下衰衰登進。而某亦自外入。備數尚書郎。亟走上謁。荷閣下一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先君。果與武侯南康似。噫、斯言可忘哉。則愚之所謂知己。可訴以至情者。舍閣下其誰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焉。則是先君子之潛德祕行。無時而可發矣。某舊讀韓昌黎文。見張中丞傳後敘。每掩卷太息曰。使我先君子而遇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昌黎公乃益顯。若許遠、雷萬春輩。非昌黎公。則朽腐而已耳。豈能流芳於後世耶。嗚呼。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於前人一等矣。昌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閒。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蓋謂從所經由得之。故審也。而閣下於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昌黎公又曰。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此非加於前人一等耶。閣下之慨然於此。蓋可必無疑矣。某於是勇於自決。謹繕錄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浼于執事者。儻不擯拒。爲一肆筆。勒爲銘文。使永表於神道。則死者不死。某亦得與人子齒矣。其爲德可以淺深計耶。輕瀆嚴重。狀紙震越。

題跋

潘桂

北山先生功烈在蜀。孔明之後。一人而已。何道夫蜀人也。故述其事爲詳。文亦鋪敘首尾有法。若先生曲酬泛應。達權通變。凡寓之樽俎翰墨談笑閒。至今縉紳韋布。流傳以爲故實者。亦不能備載。蓋其體然也。嗚呼。先生不可見已。見是文。亦足以知先生之大槩矣。秋臺翁書此時甚得意。未久與宇宙同變。衔恨而

歿觀此令人遠想悵然短氣

題跋　徐木潤

初心直欲復關河保蜀功勞不自多諸葛大名垂宇宙北山千古共巍峩

玄孫足老

又

秋臺翁生於嘉定戊辰書此時六十一風致不減率更醴泉銘始欲命琢玉李琰摹刻嘉石而流落頹墮負其初志忽忽三十七年矣藏月不堪把玩惟能撫遺編而流清涕天其嘉相之

吳師道

又

甲戌乙亥間師道杜門深居日無所爲則取家所藏鄉先正遺文逸事裒集之名敬鄉錄第聞見單寡未敢旁及閒以詢之友朋而許君益之手錄北山鄭公行實以來尚恨未見全集及銘誌之屬時葉君審言寓坦溪實公裔孫家訊之得墓銘遺事雪竹賦卷再拜伏讀益知公之詳唯吾邦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間忠義威略則忠簡宗公文學氣節則默成潘公而公扞圍勤勞志在恢復當時並稱宗如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與潘雅契立朝不主和議亦合至於卒忤檜相竄斥以死其受禍尤甚若公者參於二公之間不亦偉乎英風遺烈照映鄉井後生小子仰之猶足矯然有立也師道既取雪竹賦諫和議救胡邦衡二書及他詩文入錄中而又反復此編於其銘文之感慨題篆之奇古楷法之精麗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子良嗣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交有發焉豈非平生大幸哉既以歸之坦溪因識歲月其

後元統三年十月下浣日。

又

宋濂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祕監何耕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爲悉。而公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至二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缺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卽利州鑄鐵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敷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閫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衞。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爲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斂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常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

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而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祭酒。鄉人趙温叔爲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温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脩。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彦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册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祕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祕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册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林彬祖

又

南渡無宗老。東陽有鄭公。飛騰年不早。恢復志誰同。謇謇當朝議。堂堂治蜀功。權奸何見忌。直道自多窮。瘴海無消息。先天悟始終。文章愁電速。魍魅喜才雄。身後名尤盛。生前爵已崇。子能傳孝友。天亦佑公忠。侍讀銘詞古。秋臺字畫工。兵前撫遺事。短髮樹秋風。至正戊戌中秋。

蘇伯衡

又

伯衡竊聞公之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閫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爾。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於王晚。晚以爲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彦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惟公乎。且公帥蜀六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狙同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温公所謂猶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銘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略。亦以著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慨也。洪武四年夏四月十日。

又

范祖禹

北山鄭公之勳業行實。著之於銘。見之於羣公之題贊。亦既顯白。而無事乎勦說而重述也。獨恨公以剛正磊落。大有爲之才。適丁炎運之中裂。陽明之氣剝。陰濁之氛盛。遂使剛正之士。沮抑不振。邪暗之黨。迭肆姦謀。卒至亡國而後已。故公之搆禍。雖曰人爲。夫亦氣運之致然歟。第有國有家者。不當以氣運諉。惟當盡力於人事。以斡旋拯救爾。此志士仁人之心也。然君子雖厄於一時。而生氣之不撓。則彌遠彌光。小

人雖得志於當世。而唾罵於千載。則無人不然。則作德作僞之效。有識之士。所以卒爲此而不爲彼也。是故士大夫讀公之銘。第當取公之志行爲法。以益自砥礪。監彼之奸黨爲戒。而深用警省。則公雖沒。亦足爲世風教之助。此紀述者之本意也。故予讀公之銘。不暇他及。輒申此於羣言之左。庶後之覽者。同一勸戒。不爲無用之空言云爾。洪武六年三月望前一日。

又　游道存

古之忠臣正士。其氣量才識。有大過人者。其立言志行。不以權貴所壓而沮其志。不以橫逆所加而改其節。其守之也堅。其養之也有素。罔不由學問之精。而施諸事業者然也。愚伏讀鄭忠愍公墓誌銘。有以見其人焉。公自紹興登科第。繇永嘉判官。歷仕至資政殿學士。考其顛末。德行勳業。赫赫著顯。罔可殫紀。觀其在朝。奏議委曲。有回天之力。抗疏剴切。恢復中原之志。人莫敢者。而公力言之。非其才識之明。其能然乎。及其總戎于外。審山川之形勢。以察敵情。仗公忠之大義。以服悍將。上宣主威。下蘇民瘼。奈何以直道事人。卒忤時相。罹斥瘴海。死而無悔。豈非氣量宏偉。其能然乎。此雖一時之不幸。然流芳汗竹。則又萬世之幸也。視公之沒。猶不沒也。矧其餘慶流於奕葉。愈久而彌光。其亦天定亦能勝人之報也。洪武二十五年歲次壬申中秋日。

又　杜桓

宋之南渡。國勢不競。實由奸檜。操秉鈞軸。專政誤主。是以有志恢復中原之士。輒忌嫉之。不遠斥則死卒

不獲伸其志。若北山忠愍鄭公其人也。公忠義大節著于朝。其治西蜀。政尤焯著。終始以不附和議忤檜。遂致竄逐封州以沒。於乎。奸檜當國之日。勢位赫奕。威焰足以死生人。公固莫與之抗也。百世之下。仰公之英風遺烈。有如景星慶雲之昭晰于天。見公之名。皆斂衽起敬。而莫敢褻視。彼檜翅蠛蠓之微。犬彘之穢。見其名輒唾之。善惡之在人心。判若黑白。如此。則夫人之於忠義。又何憚而不爲哉。今奸檜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公之後人。皆循循雅飭。有士君子之行。然則公之志。雖不得伸於當時。而德澤被于後世者。不既厚乎。桓拜觀墓銘。敬書于後而歸之。

感雪竹賦題跋賦已見集中　王城

城髫齔閒侍故老。講聞先世遺事。卽知高王父莊敏公。與北山資政鄭公。爲未第時貧賤交也。每過北山。必腰錢一貫。以助雞黍。爲竟日從容之適。及旣入仕。則期以他日。不可阿媚權臣。以求官職。逮其晚年。果爲權檜所厄。獨北山翁受禍尤烈。謫居臨封者六年。先莊敏亦成坐廢。終以不倚。見知思陵。至有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之語。二公風節。照暎一世。到今聞者凜然。今觀北山翁所作雪竹賦。則其平生不屈之操。槩可見矣。蔽欺鬲君子。權勢折忠臣。豈非讖耶。公履以其有通家之契。俾書于澤翁畫卷後。俯仰高風。不勝感慨。咸淳祼良月二十五日。

題跋　方景山

北山鄭先生未遇時作。先生嘗以宣和庚子。來寓浦陽。集中詩及避亂錄所書後鄭者。景山自先世實家

焉。林巒藪澤深村墜寺往往皆疇昔所經行處。時兵火方張。先生自言舉室流離。窮乏萬狀。僅脫瀕死。此一雪竹也。後既第。更靖康元二。以至被遇思陵。秉鉞全蜀。然卒以執論不阿。忤檜相謫臨封。此又一雪竹也。困而能自奮。既奮復摧壓。而所守固自若。先生之高節勁氣。其不屈於權奸如此。使後乎元二之既而有如先生者。立乎其閒。則所以處陰陽鄉背者。宜有甚於曩時。其爲雪竹。益凜凜百世下矣。嗚呼。悲夫。景山與客謝翺。將往金華山中。過先生故居。先生五世孫足老出雪竹畫卷。及諸賢所書是賦。肅襟諦玩。因得想見風烈。蓋於是距宣和之庚子。一百七十年矣。其年孟陬既望。

又

謝翺

金華鄭子有家藏其祖北山先生所作感雪竹賦。其匠意造語。與後所爲事業。以至謫死輒相應。不差毫髮。子有既求名畫寫雪竹於前。復扣諸公作行草古篆書其後。最先秋臺葉公。圖草法類小王。勁潔可愛。作於咸淳辛未。至今寶之以爲妙。余嘗評北山賦於窮約時作。疑一時率然以氣爲文者。皆可能。至曰觀負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則不特一時之氣。淩轢埃壒。而狀物之妙。因以發其胸中之所蘊者。殆不減古人。此其所以卒忤檜相。而客死臨封。其屈也。乃所以自拔而伸。而物莫得而沈之也。秋臺晚亦有志於自拔者。卒沈焉。可傷已。後之欲拔乎流俗者。其毋爲積羽之所沈哉。後辛未十九年正月。

又

柳貫

時予舅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敢失墜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眞迹不可復得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草籀體雜書是賦其後予三十年前見之公家淩雲山房今病耗十忘八九視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爲之驚怖雜喜把翫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世所藏皆雲散鳥滅而此卷迺猶賴其猶子子升得不爲他姓之所攘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節因是勿泯猶足以爲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資政公未遇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足以信夫平生事業之著至於積羽將沈泥塗可拔則晚節竄斥流離之禍早已兆見於斯使當時阿意取容之念一萌於心則絺繪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嗤來世雖孝子慈孫欲爲之抆拭以蓋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礪行常不敢後而孟子所謂聞伯夷柳下惠之風廉頑立懦寬鄙敦薄直以百世言之也葉公昌父小草出入章草羲獻閒潘公希聲行書全倣顏徐迹其辭氣風流尙足想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予豈齊人而已至順二年歲陽辛未秋九月十又四日

又　葉謹翁

憶昔紹興閒國步日云蹙廟堂倡和議僅保一隅足桓桓宣撫公六載鎭全蜀力爭關外地盡樹漢中粟寬征弛民力倉庾富儲蓄讜言抗狄使君命詎不辱拳拳葵藿心素志在匡復奸臣持國柄忠義遭斥逐傷哉炎洲竄六死墮瘴毒緊公未達時有感賦雪竹詞氣何激昂兆見若龜卜聞孫念家氈圖象寫盈軸

憶予弱冠初。殿玩曾三復。凌雲竟丘墟。文脈誰能續。君其善寶藏。奚啻護珠玉。千古一歔欷。令人仰高躅。至元己丑春。予過淩雲山房。時浦陽方韶父、建安謝皐羽二先生。將遊臥羊山。邂逅淩雲鄭公子有。出此卷相與展玩。逮今四十又三年矣。至順辛未秋。因訪拱山坦水間。子有公仙去已久。其猶子子升。予妹婿也。以前輩遺墨數大軸見示。此其一耳。感嘆之餘。輒題卷末以歸之。

又　吳師道

士君子以平生之志。發爲一時之言。而一時之言。或爲終身之符。若北山鄭公所作感雪竹賦是也。方其比物發興。引以自道。異時奮拔於困阨之餘。不屈於摧折之際。往往如之。夫修身踐言之死勿變。固有志者之事。而辭氣威儀。所以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梅雪中云云。果踐魁名。韓魏公賦雪。老枝擎重。卒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煇暎。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吁。亦異哉。元統乙亥十月。

寄相仲積題北山先生鄭公雪竹賦。并畫卷五古一章。　吳　萊

古人不可作。雪竹有奇思。鄭公詠騷詞。或者攻繪事。向來拈筆閒。才士巧相值。誰從歲寒窺。便得瑚璉器。東國正擾攘。靖康更元二。上天忽同雲。大地惟朔吹。玄陰知已凝。積羽忍不墜。狂曾鵝炙求。因及蝗漿饋。離明乃煌煌。勁節特一致。秦關收甲兵。蜀闥擁旗幟。每疑一寸心。長挺千畝翠。學行尚吾時。窮達等墨戲。相君本彌甥。本耄常拭背。自應守遺文。重襲在篋笥。滿山蒼竹林。凡木總顛頓。因之寄題詩。爲洒懷古淚。

又　杜　桓

植物中。唯竹稟貞剛之氣獨多。故能淩厲夫霜雪之摧折。而不易行改度。此竹之所以可貴歟。以其可貴也。是以士君子每託之以比德焉。北山鄭資政忠愍公。未遇之時。有感於雪竹而爲賦之。其中含比興之義。終始取竹以自喻。辭氣正毅。凜乎莫犯。後公出爲國家之用。以忠義爲質。特立當世。爲奸檜摧壓排抑。不撓不隨之死以之。質諸賦中之詞。無少爽也。於戲。若公之氣節。比之於竹。殆無愧焉。斯所謂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百世之下。讀公之賦。惕然有以自警也。不揆末學。輒敢挂陋書于後者。蓋亦不勝夫仰止之私焉爾。永樂十二年龍集甲午冬十一月朔日。

梅花三絕題跋詩已見集中　劉應龜

陋巷之癯。澤乎道腴。河朔一老。北風愁余。天寒憔悴。嗟哉三閭。梅有三似。是耶非歟。北山老仙。其梅之徒。作爲此詩。夫豈厚誣。有之似之。終身之符。耳孫克肖。雋氣蔚扶。寫此先什。爛然驪珠。存翁示我。寐醒憒蘇。仰止先哲。拜手敬書。

比梅三絕并序　陳深

北山先生鄭公徽時所作也。距今幾二百年。一日公玄孫足老。道余舊事。知少□□爲模寫三絕之意。命僧濟澤翁作其畫。且請鄉之老成善書者。如葉昌父作楷。潘希聲作行。何無適作草。余聖錫作篆。潘仲性作隸。而王會之、徐玉汝、李聖傳、陳伯修及僧玢玉澗輩爲之敍跋。遂(反)鉅軸。中更兵燬。每一追憶。悵恨無已。因誦公所作。屬余爲寫一通。庶幾猶存焉爾。余亦愀然領其命。時天意欲雪。案有初梅着花。即相對磨

墨瀋。信紙捉筆書。既朗吟一二過。信公行實也。輒賦數語。以想望公之風節云。

陰雲連天漲飛雪。物色蒼茫困摧折。孤根偃蹇不受衰。故發冰華自芳潔。畸人出處亦相似。三向花前比君子。但知老氣隨名高。不覺炎荒有身死。後來摸索護存古。骨脉猶香精靈聚。信哉奇物誰與留。電挾霆威六丁取。當時紀詠四五人。于今追憶那得眞。公子語我泣如雨。懷新感舊情紛紛。吾生自愧不學書。家雞野鶩渾荒蕪。情眞語切心已領。揮灑橫出從模糊。花開花落還成空。人亡人存俱飄風。君不見萬形皆有壞。此理此心終古在。

元貞乙未十二月十有二日。書於月泉精舍。

張　森

又

元貞乙未冬。金華鄭君子有訪余浦陽。一日誦鼻祖滎陽公比梅三絕幷敍。時月泉主人。已爲援筆大書。且賦詩紀其事。子有復俾余別寫一本。余不識字。詎敢當命辭不獲。幷書二絕以謝。

梅花長在美人空。朗詠清吟似見公。自愛孤芳比三子。那知出處正相同。

昔人妙墨敵蘭亭。不入昭陵付六丁。蚯蚓欲縈殊掣肘。料應貽笑北山靈。

潘　桂

又

鄭子有常輯北山梅花三比詩。余旣爲之書。因竊謂梅之晚開者。在正二月間。日和風軟。烟紅霧綠。照映上下。而淸香素豔。挺然其中。淩霜傲雪之意。曾未減臘之初也。余以比司馬溫公。官雖至宰輔。自處如寒士。惜北山不及之。遂作一絕補其闕。震翁見而喜之。俾余書此紙云。

鐵肝迂叟秉剛腸。只有梅花可比方。任意東風染紅紫。自留冰雪臘前香。

又

曩余爲震翁書北山三比。謂北山以自況。後人常復以北山比梅。余既比温公。暇日又須作一絕。以頌北山。先書此紙識之。

功名高並蜀山蒼。已矣封州道路長。歲晚凜然何所似。暗香疏影正昏黃。

又

陳震翁曩令余書鄭北山三比詩。余續寫比温公一絕。且云又將以比北山。三載矣。震公今以桂大病稍愈。欲踐之。亟索鄙句。勉成一章云。

千枝枯瘁剩殘葩。雪虐風饕壓不斜。人道梅花似潘子。如何自不比梅花。

玄孫足老

又

足老緘聞先北山梅花三比。既成。常有言曰。三詩鄙甚。但取類不惡。庶幾不致以脂澤汙漫吾梅耳。後百數十年。不肖耳孫。請書于鄉之前輩。竹眞作楷。秋臺作行。尚絅作草。穎齋作篆。觀我作隸。澤翁作畫。魯齋諸公作跋。軸成牛腰。□子寄藏龍門山中。遂于六丁下取。隨而入空虛者數十種。每一念求。未嘗不□之以折。震翁出示此卷。有神物護持。令人幾欲抱遺書而感泣。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又

邵傳孫

涪翁賦此君軒。以程嬰、杵臼、夷齊、比竹。北山鄭先生。以二顏、屈平、比梅。上下百餘年。二老鑒裁。如出一律。曰竹曰梅之幸如斯。王佳翁得寓目焉。其幸浮於梅竹哉。謹題歲月。以識大德庚子仲春分社日。書於小隱空菴。題北山先生梅花三比之後。復以比北山溫公玉齋。遂有如何自不比梅花之句。敬爲補亡。知空菴者。必以余言爲然。

桃李場中幾度春。高標元不染芳塵。知君惟有逋仙鶴。終老荒山野水濱。

李貫

又

萬物從來各有眞。彼爲草木此爲人。梅花不管人間事。歲歲年年自在春。

陳夢發

又

諸老留題盡可珍。一時巨軸劫灰塵。空菴妙墨猶遺在。千載於今見似人。

潘桂

又

右梅花三比詩。故四川宣撫北山先生鄭公所作。公在南渡。厄貧不振。而志氣凜凜。故假以自況耳。紹興末年。因忤檜相。流落封州。又如梅花。不及移植於何遜之東閣。林逋之孤山。而橫陳於糞壤間。然清香正色。固自不減。祇動識花者之浩歎也。惜未有人以梅比公耳。丁亥中元後四日。

洪天祐

又

風微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若聞梅兄。竹其弟礬而語之曰。吾非凡草木比。或擬人不以其倫。予敢辭。弟

告之。不知誰可與兄儔也。曰、必如孤行二子。才可與吾同出處。必徵君處士。方可與吾同氣味。又否。則鍊心石腸。風饕雪虐中。彊項不肯屈者。斯分我半席。若夫豔陽天、紅紫場中。朝榮華而暮飄風者。非但我不屑。而彼亦自三舍。予拜觀北山翁。指顏子、清臣、正則三賢。爲梅花比。作三絕句。讀罷。作而嘆曰。無此主人。則無此客。梅花亦須爲北山首肯。愚也一轉爲梅花補亡。

賈復

又

雜落橫枝。素澹吾儒。風饕雪虐。剛烈丈夫。月香水影。獨清江湖。瞻彼北山。有懷林逋。託與方人。兼而有諸。青年處約。攄體德腴。既顯氣節。生死弗渝。晚斥嶺海。汎汎自如。未遇已兆。徵久乃符。詩聲其心。花貌其膚。聲者其精。貌者其粗。百世如在。英爽曷摹。聞者有人。先志昭孚。元統乙亥季夏一日。

杜桓

又

梅花至清潔。實兼美之木也。精英不閟於歲寒之餘。碩果先成於純陽之月。其爲用也。見比於商書。見詠於召南。夫水陸之花。可愛者甚繁。而中古以來。君子之所以詠歌者甚多。未有踰於梅者也。昔人有云。觀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北山鄭忠愍公未遇時。賦梅花三絕。謂其姿色秀潤。獨守孤寂。有似顏子之甘貧。謂其冒犯霜雪。正色凜然。有似顏平原之不撓。高標眞潔。不甘蕪穢。則又有似屈原之孤立也。然則託興梅花。儗夫三賢者。比德之義至當矣。公之家居。自幼讀書樂道。素位而行。年踰四十。傑然猶布衣也。及以科第發身。立朝鎭蜀。爲時名卿。抗志權奸。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卒致誣構。竄逐封州。其節操愈堅。是則

公之出處。始終有似於比梅三絕。無少爽也。託物擬倫。君子豈偶然哉。於乎。公之忠節直氣。奕奕見諸詩文間。學士大夫所當觀感而慕效者歟。是以公之玄孫足老。命善寫梅者。作圖于首。復請善書。錄公比梅三絕。幷敍于右。裝潢成卷。及今公之後人善保藏之。時出而與友共觀。亦足以作其生氣。玩好云乎哉。三讀降嘆。識而歸之。宣德三年歲次戊申秋九月初吉。

三硯記題跋記已見集中　汪遠

澄泥古硯尤精美。未遜馬肝與龍尾。呂翁仙去幾百年。祕法不傳今已矣。道人平生手三昧。散落世間寧有幾。製成風字乃絕品。首圓質重下留趾。□身爐鞴天所憐。摩挲冷面凝青紫。瓜紋剝落眞實在。黝然上有玄雲委坐。令焦土爲至寶。不隨草木同銷毀。前生來結文字緣。天乎謫墮芸香裏。背題卻無建安字。藏歌蓋舞吾所恥。當時澤潞限南北。今喜萬方車同軌。鄭公何處忻得之。武昌曾費百金市。晚年竟參林下禪。案頭屢滴華嚴水。一朝委棄眞可惜。天數離合固其理。千枝萬索縻歲月。豈期朋舊特分似。昔年舊物今復見。戒爾後人謹緘啓。書房夜靜驚不寐。恍然紫氣射窗几。念居未忍遽磨研。睨睥令儂淚如洗。至大己酉仲冬晦日拜觀。

題跋　元孫足老

先北山風字陶泓。失于紹興丁卯。得於咸淳壬申。喜其亡恙。出爲吾家文字之祥歟。元孫足老銘曰。

呂氏陶泓傳最古。從翁句宣來蜀土。不遭秦燄固其所。天乎璧返珠還浦。拂拭再拜覿吾祖。摩挲手澤續

前緒。潤涵靈液庸玉女。風自火出乃能雨。

元孫足老

又

我聞亡硯存。心形久役役。青氈故物在。美比端溪石。大勝煮破缸。鐫鑱古瓦甓。呂仙作陶泓。堅緻可行墨。臨風寫楚騷。□□抄周易。日陳素几閒。事若先友執。盥手復研磨。此樂足超逸。去來豈無數。世事固難必。百年韞匱藏。我祖時而出。瞻言四友中。頗覺嗜好癖。敬仰山齋翁。三硯記平昔。六載填銅梁。歷歷可致詰。卻以二口字。仙乎儼遺跡。珍重玉潤賢。補綴善收拾。在在有護持。其物元非失。天公教受用。文字發祥德。玉色配金聲。良工陶不得。若比鄴臺雀。相去乃伯什。

元孫足老

又

後一百二十有五年。五世孫鄭足老。得先高王父宣撫資政山齋先生亡硯於曾老姑肇慶邢侯家。神呵壁返。歐陽文忠公硯譜所載。澤潞萬道人澄泥硯是也。滌濯視之。硯陰刻先翁之字。手澤煥然。旁篆二方圈。玉色金聲。青氈舊物。如誦山谷簡齋詩。捧呈秋臺史君。大書陶硯銘下贈。筆力超卓。字法遒勁。如獲少霞長吉銘。丙子避兵。匱藏土窖。命髹工製新匣。請眞空道人繕錄三硯記。因寫和醒泉長韻於其後。

蘇伯衡

又

余歸自京師。謁玄默居士于坦溪之上。其從子仲愚。出示家藏風字陶硯。乃其先忠愍公帥蜀時所用者也。本末在公所爲三硯記中。按公以紹興十一年辛酉歲出宣諭川陜。明年五月。就命爲川陜宣撫副使。

至十七年六月罷。證以俱在邊塵開者首尾六年。與戊辰秋因事遺失之語。則得硯之歲實癸亥。而今作乙亥。其爲筆誤無疑。後百二十五年。公之五世孫雙巖居士。復得之於邢侯之家。則咸淳八年壬申也。逮今洪武丁巳。又二百二十二年矣。仲愚視如曲阜之履。秀實之笏。寶而藏之。罔敢失墜。雖有好之者。易之以明月夜光。勿與易也。昔人有云。懸千金與硯。而聘夫學士大夫。彼必將辭金而受硯。是硯爲文房之寶明矣。硯爲文房之寶。苟名學士大夫。於凡天下之硯。且猶貴重之。而況鄭氏家藏先祖之硯。氏名猶存。手澤未泯。然則爲子孫者。其貴之重之又當何如。宜乎仲愚之寶藏也。仲愚上距忠愍公七世。距居士君二世。以詩書傳業。而又能守其故廬。保其器物。世澤之滋。亦可槩見矣。高門大閈。無非故家右族。世變之流更。宗祧之不能守。矧望寶有其先世舊物。而尙論其世。如鄭氏者乎。此余觀此硯。不惟有以窺公之風烈。而且喜公之有後。洪武十年夏四月二日。

葉　囝

又

鄭忠愍公之九世孫杰子虞氏。乃蘇太史稱仲愚者是也。一日爲予出其家之所藏先世陶硯。幷公所爲硯記。古今諸作題識備悉。余得而觀之。不惟知硯之美。可敬可愛。而於公之志節。雖歷顯微。而不忘乎筆硯之好者。抑可見也。且公之少年。侍父宦歸。而貧無一硯。以資其學。至研堅木以爲書。則公之所守。固有所自矣。及公既貴。任歷外藩。而至於耆耄之歲。雖所用之硯。屢得屢失。而訖不能忘情於文字之閒。及至晚年。得硯玉斗。而特嘗以疏易寫經。不許他用。於此見公之所以貴重乎硯者。至老而不衰。惜乎玉斗今

不復存而所謂陶硯者以公之文考之則於桂陽遷謫之際已失之矣及公之後裔雙巖翁乃始購而得之故里邢侯之家其地里歲時相去之遠蓋有不可知者姑置勿論也但推公之所嗜而其子孫又能寶公之文與公之玩而藏之則凡所以繼公之學而發泄乎公之事業者將必能用公之硯而垂之無窮不徒愛玩之而已也然則公雖沒世其德澤之在於人在於子孫者千載猶一日今古猶一時耳嗚呼其引長乎哉洪武己未正月

又　杜桓

咸淳壬申雙巖鄭居士復得其先忠愍公帥蜀時所用風字陶硯硯陰刻公之字蓋公親筆云雙巖視之不啻得弘璧大圭也乃裝潢一卷請鄉先達潘公桂書公三硯記于首復自撰銘賦詩記其復硯歲月于後其寶之愛之尊之重之爲何如哉洪武丁巳眉山蘇公平仲爲題識之是年去咸淳壬申實一百六年蘇公書爲百二十二年者一時逆推之誤耳逮今永樂一百四十三年上距紹興癸亥公得硯之日則二百七十一年矣公之八世孫履直相傳藏弆日謹一日遣其子煥持此卷并硯相示俾桓識之按公登紹興壬子甲科進士第授温州判官辛酉以資政殿學士宣撫川陜其立朝大節治蜀功業鏗鏘炳煥皆非常人所能及者卒以剛正忤奸檜謫居封州材不獲盡展而竟吞志以沒惜哉今公之後嗣皆能敬承公之餘緒而寶有文獻之傳罔敢失墜況公之故物有若斯硯焉者名字具在氣澤斯存其可不知寶愛尊貴而藏之者乎雖然公之所以不朽者固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斯所謂物因人而

重者也。桓縝觀斯硯。三復記文。慨想風烈。令人斂衽起敬不已。敬識而歸之。

題跋忠愍公送壻邢得昭歸婺女詩後

胡銓

健將皆降將。今時異昔時。任渠天柱折。好在北山碑。

紹興丁巳。公與銓同爲編修官密院。戊午夏。又同考校省闈。給事欲屈無提之輿下拜。公與銓力爭不可。言頗訐。上大震怒。禍將不測。公與諫議大夫李誼等夜半引救。上賜可。銓得釋。謫監廣州鹽倉。公又引大義折檜。遂改除僉書福唐幕。辛酉到官。壬戌秋。閩帥程邁中銓以飛語。復投嶺表。己巳春。新州守張棣承廣帥王鈇風旨。劾奏銓。移吉陽。未幾。亦自四川被譴。徙封州。亦坐鈇之譖也。乙亥夏。一病不起。銓方拘島上。愧不能效欒布云啟習收葬之義。以報公恩。抱恨千古。丙子夏。銓徙衡。戊寅冬。公之壻邢晦罷官。道雁城。出示公遺墨。讀之潸然出涕。屬有悼亡之慽。輒書楚詞于後。蓋上以爲天子慟。而下以哭其私也。詞曰。

□□□兮水深。懷高風兮涕漸。我襟無□□人兮青規黃閣。康瓠登庸兮。黃鍾□郤。死者不可作兮。云誰與歸。喟斯文之不遭兮。莫知我悲。恭覽遺墨兮。風雅具體。彼羊質蒙皋比兮。其顏有泚。

又

李光

紹興丁巳。予守永嘉。亭仲始登上第。以文林郎爲幕官。予慰薦之。未幾。改秩爲朝廷所知。擢任御史。不十年爲從臣。上益知其賢。遂宣撫四川。盡護諸將。權臣忌其才。以奇禍中之。乙亥冬十一月。害公者既殛。上知其冤。將復大用而公前已物故。哀哉。予量移至郴。公之壻義郴司戶邢德昭出示送行詩遺墨。覽之悽

然因書其後云。

潘霆孫

又

胡謫亦由廣帥。李還不出郴陽。相慨冰清在紙。至今遺墨猶香。

潘桂

又

北山先生此詩。有胡李二公跋尾。後學不容復措辭。桂三讀而嘆曰。吳子野訪東坡于惠州。交遊之誼也。黃元明訪山谷于宜州。兄弟之誼也。邢德昭訪北山於封州。翁壻之誼也。此詩句法精鍊。字畫嚴整。了無遷謫衰墮之氣。不減蘇黃第二聯尤工。蓋胡李二公未發者。故敢及之。

劉庭芝

又

萬里問安壻之誼也。一詩惜別翁之情也。千載之下。凜凜有生氣者。胡李二公之跋也。子有其善。保之哉。

曹穡孫

又

路八千來壻亦難。相看冰玉問平安。翦燈夜話思全蜀。五十四州天上寬。

釋自閑

又

玉潔冰清五十六。北山草木亦含芳。自如胡李堪同傳。璧合珠聯有耿光。

徐木潤

又

中軍歎。韓甥去。潮州喜。湘姪來。欲識邢郎高誼。但看鄭老餞詩。

小人讒局可畏。君子得輿常遲。老秦沒已一歲。胡李方始量移。準用於丁殞後。璀亡在京死前。惜是蒼生無福。北山不待隆乾。仲方主和忝祖。知孝朋奸辱先。卻是北山有後。可軒論奏凜然。

盛　央

又

北山先生鄭公送其壻邢德昭詩。蓋謫居封州時也。賊檜忌公爲甚。而害公爲深。摧以重劾。羅以大獄。子有柳州之窴。而將吏賓客無一免者。紹興己巳。公赴謫所。趙成之之徒。又從而逼辱之。德昭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而萬里跋涉。訪問安否。公賦詩餞別。方且雍容莊重。不撓不挫。沛然若無事時。非易所謂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者乎。世徒以能推公者。殆見其淺耳。乙亥夏。公在封州捐館。而是冬檜亦殂。利害禍福。蕩爲太空。而是非榮辱。悉返其正。但恨不見其秦先亡耳。夫生也晚。近遊金陵。後公且百餘年矣。見有過檜之墟墓者。無不眥裂髮衝。墓側有仆碑數尺。漫無一字。蓋人恥汚其筆。其後嗣子孫。亦無敢起穢以自臭。暨夫歸婺。訪北山遺事。以廣舊聞。咸謂公不可以紹興中年人物暨論。而此詩眞跡出於其元孫足老。且有當時胡李二公名筆。以佐其光明。故後進生稱誦讚述。惟恐勿逮。然後知小人之忌君子。其摧折於一時者。所以揄揚於異日。彼之自謂得志者。予以爲大不得志也。觀是詩者。當有超於利害禍福之外。足老字子有。以儒學粹行。世其家云。

又

九世孫謐

家傳數卷。乃太府卿可軒翁之所編次也。傳載先忠愍公事。視他書爲最詳。其藁本舊藏竹友伯父處。奈何古人書册。多用緯穿。歲久線脫。錯亂混淆。莫可求其端緒。考覈中間。故嘗失去一十五幅。謹恭覩先訓。謂欲搜訪以補不足。其有望於後人者至矣。噫。今不能益之。而反損之。豈不大可懼乎。嘗記頃年雖僅能收拾。而勿遂整理。繼以兵燹相仍。凡家之遺書散亡十九。猶幸此傳獨存。意忠義之氣所感。若有神物而護持者也。壬子歲。偶因檢閱故書。復得之於殘編敗幅間。深慮去後不無爲覆瓿之歸。由是勉加訂正。其脫簡文義之不續者。於中只得除去數段。謄錄成章。俾吾家子姪各錄一本。相與寶而藏之。庶使先世之風節勳業。不遂泯滅。而將來之人。亦可因此以知積慶流芳之所自也。嗟余力薄志墮。勿能鋟梓。以壽其傳。實祖宗之罪人。天其或嘉相之。則繼志述事之責。尚有望於後人也。

曹定遠

又

鄭彥淵先生。諱謐。號玄默居士。忠愍公九世諸孫也。貧稟絕俗。學問蘊涵。嘗與許文懿公門人葉儀景翰、范祖幹景先遊。得聞聖賢之道。心性之理。著有心學圖說七篇行於世。而景純葬經新註。亦據獨見。然且搜羅編輯。紹祖業於不衰。所以蘇平仲宋景濂諸先生。皆序其書首。而述其行實也。其見重於名流巨卿如此。此固見其問學之源流。而忠愍不賴有傳人也夫。

曹定遠

北山集後跋

忠愍鄭公。挺然命世之才。精忠之氣。在朝則書之。在野則頌之者也。然源深則流自遠。根固其葉必茂。故

其子仔肖名稱其實克紹箕裘而其後表表出塵者又難以枚舉至如足老子有彥淵謐、宗強南夫者道揚前烈廣集衆譽使先公之辭翰篇章得延於五百年後者豈非諸子孫能保其氣澤續其風聲世守其業而不墜哉況繼此而任修明之責又有如世臣如弘能弘升其人所謂遐接夫數十傳之遺緒而無遏抑乎前人之休光者數子有之矣

節義紀錄跋　五世孫宗強

忠義立身之大節行于己者至則感于人者亦至雷奮蟄起鶴鳴子和秋豪無閒然矣方高大父北山先生玉所之著足也夜半冒鐵鉞叩天閽以活胡編修之死及使川陜也隻馬出關獨立於狄塵萬騎內干犯鋒鏑面扞狄使遂界蜀地之險全骨皆忠徹髓純義而視此身若無有焉茲所以吳江州甘於廢斥師貳郡安於囚纍賀舍人無悔於橫州之竄皆於此乎權輿嗚呼天理人事相爲感通向使吾先公至誠未至於貫金石危行未至於泣鬼神其何以影響於施行也哉是雖先公所遭之不幸而又於其閒有大幸者存焉顧非秦檜之所能盡灰滅也詎非天乎若夫司法石公之高誼絕出儕倫又豈非吾皇祖平素履行清苦之所根蒂歟視紹興時事亦相與脗合矣顧不後先輝暎用是列敍其詳以爲吾家大訓云

題祭吳忠烈公磨崖碑　潘霆孫

祭吳忠烈磨崖碑文辭瑰奇字畫遒勁追配古昔端明此舉豈獨爲往者設哉所以推廣朝廷將帥之意增重礪帶之誓激揚士卒教勸忠義爲無窮之休至矣遠哉想落成之初歡呼感泣不止如昔人有挾纊

之喻也。此乃默成先生。復北山先生所寄之書。其他語尙多。霆孫少時。因族家集中。咸淳戊辰年夏。吾始得見先生模本。五世孫足老。其曰公有賢季。聲名隱然。又曰。公所門下忠義相傳。且終之曰。率皆謹畏罔敢恣專。默成先生所指。意在是乎。嗚呼。後二十年。雍公開宣威府。猶有蜀將家家。如有鄭宣撫在之論。在時當又何如耶。

題跋

王柏

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薦之表。而警戒豈能竦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於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士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柏傷今思古。乃爲之長太息。敬書於崖碑之後。

又

胡翰

偉矣鄭公。負氣之剛。負才之雄。其立朝有長孺之忠。其治蜀有孔明之功。不能杜君側之奸。卒殞于嶺南之封。巍乎其山立。廓乎其川融。其得于天者不以人窮。固一世之豪傑。間氣之所鍾也。

又

曹志

忠愍堂堂百世師。西川草木尙餘威。天生一部英雄氣。化作龍蛇紙上飛。

先祖伯康。潛修靜退。絕意科名。元末避亂。隱居于坦溪之協和。乃定遠曹氏創業始祖也。

像贊　曹一岳

光嶽英資邦家重器捍患之才恢復之志權奸忌之強藩奪氣一時道屯千載公議

又　曹茂緒

勳心忍性學乃見眞危論極疏聳動天聽營田減賦西土攸定建牙秉鉞敵人遠屯道行儼然百世起敬

題跋　曹時震

吳楊在當時諸將中號雄傑視書生輩爲何如北山公以英才偉略行事適機宜丰采可畏愛卒使之聽伏不敢動公心之精微於祭忠烈廟文亦足管窺一班矣西山眞文忠公有云非誠與材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不能成天下之功信哉斯言嗚呼獨如天何哉

又　黃珍

馬謖敢違武侯令神功不受李公呼北山老子眞豪傑坐據中權役二吳

又　曹永祚

近日西陲兩虎臣吳楊亦合遜威名無人駕馭俱颺去安得先生起九京

又　王策

功高宇宙誰堪並帥蜀威名振北庭千古文章難泯沒重輝珠玉北山靈

忠愍公北山文集跋

是集之遺大宋迄今五百餘秋矣故雖傳同家寶而雲亡鳥散感慨係之自去歲邑侯趙過謁先祠而是集藏稿遂呈覽焉乃侯旋諭刊行公諸海內而曹君良求者參誤訂闕相與觀成而是集之鐫倏然告竣矣雖吾先祖忠愍公之後輝耀朝廊修明舊章者類不乏人而遙遙數百年後夫且賞鑒多賢樂襄厥美則吾祖之餘芳與今茲之大雅並垂不朽矣能固與宗叔世成輩務成斯舉世之君子有不以是集爲迂疏而辱賜品題者夫固終日望之焉爾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冬日裔孫弘能百拜敬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北山文集

五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鄭剛中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